

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

經名：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。七卷。兀苗時善編。底本出處：《正統道藏》洞真部記傳類。

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序

吾道或以神通誘掖塵俗，或以藥物救濟善良。委順曲成，隨機方便，大慈大化，會萬振咸歸一源。至願至仁，備眾德不居一德。悟不空之未始，了元生之有玄。論其微，言辭難盡。悟其的擬議，即遙不可智識以度思，當在精誠而默會。僕不揣井觀管量於諸經，集唐宋史傳，摭收實跡，削去浮華，續成一百二十化，析為六卷。每章就，和詩詞，象章直說，目之神化妙通紀。使同心志士開卷朗然，得觀天象，默會道微，明通元極，重玄了徹。純陽至妙圓通，元上道真，得先天春。不肖誠意集成，高明公心，靜鑑自然，不迷異逕，直造天衢矣。金陵中和老凱子苗善時敬序引。

制詞

皇帝若曰：大道開名，可致元為之化。至真在宥，迄成不宰之功。朕以祖宗獲成基構。’若稽昭代，雅慕玄風。自束華垂教之餘，至重陽開化之始，真真不昧，代代相承。有感遂通，元遠弗屆。雖前代累承褒贈，在朕心猶嫌追崇。特乃命儒臣進加徽號，惟束華以稱帝•君，增紫府少陽之字。其正陽純陽海蟾宜錫真君名，丹陽以下七真俱號真人，載在方冊，傳之萬世噫。漢世之張道陵，唐朝之葉法善，俱錫天師之號，永為道紀之榮。當代不聞，異辭後來，立為定制。朕之所慕，或庶幾焉。。

東華教主，可贈東華紫府少陽帝君。

正陽鍾離真人，可贈正陽開悟傳道真君。

純陽呂真人，可贈純陽演正警化真君。

海蟾劉真人，可贈海蟾明悟弘道真君。

重陽王真人，可贈重陽全真開化真君。

宜令掌教光先體道誠明真人張志敬執行，准此。

至元六年正月日

上天眷命皇帝聖旨

昔聞太上教闡全真，法天地之常，經因陰陽之大順。始束華之變現，訖于開化之垂綠。由漢及唐，必曠代而至人出，以金繼宋際，熙朝而玄統。彰恢其眾妙之門，鎮以元名之朴。或得意忘象，涵泳於靈樞。或膠星御龍，飛遊於紫極。不可聞，不可見，惟與造物者為徒，脩然往儵。然來亦曰：隨時而示應。今載傳於後裔，琦吋贊於元功。盍殊級之循加，俾宗風之永紹。除始祖束華帝君別議旌崇，餘仰主者一例施行。

正陽開悟傳道鍾離真君，可加贈

正陽開悟傳道垂教帝君。

純陽演正警化呂真君，可加贈

純玉演正警化孚佑帝君。

海蟾明悟弘道劉真君，可加贈

海蟾明悟弘道純佑帝君。

重陽全真開化王真君，可加贈

重陽全真開化輔極帝君。

右付玄門演道大宗師掌教凝和持正明素真人苗道一收執，准此。

至大三年二月日

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卷之一

玄門苗善時校正編次詩象

瑞應明本第一化

謹按道統，錄帝君，姓呂名巖，字洞賓，唐河中府永樂縣人氏。曾祖延之終浙東節度使，祖渭性賦純良，文詞精妙，樂善好道，多有陰德。累遷禮部侍郎，終潭州刺史，贈陝州大都督。渭生四子，溫恭儉讓。溫治春秋，藻翰精富，一時遷戶部員外郎，終衡州刺史。恭尚氣節，喜縱橫，終殿中侍御史。儉多才，進御史裏行。讓有德，善政，遷太子右庶子，終海州刺史。真人乃讓季子。唐德宗貞元十四年四月十四日巳時，眾見有一白鶴自天飛下，竟入房帳中不見。母氏正寢，亦夢驚覺。即時真人降生，異香滿室，經日不散。童稚時敦重少語，不好戲。長大，身長六尺有餘。道骨仙風，鳳目入鬢，眉秀鼻聳，面色黃白，左眉角右眼下各一痣如豆大，兩足下龜紋隱起。性稟純厚仁孝聰敏，三教經書圓貫精熟，常誦《周易》、《道德》、《陰符經》。喜頂華陽巾，衣黃白欄衫大條，或逍遙服冠帶。後不肯姻娶，常慕清虛恬淡，不好華飾富榮，自幼年已有仙道志矣。

象章曰：夫大道，人人本具，物物全彰。奈人自有生以來，物慾交攻，利名迷昧。況自己無福緣，祖宗元善德，所以棄道遠矣。故仙師云：達道登真，爰仗祖宗陰德厚實，自己夙生靈慧剛志果次，可以省力成證。豈虛言哉，本紀帝君天性純厚，仁孝聰敏，三教經書，一覽圓貫，豈非夙生靈慧果乎。祖陝州都督，樂善好道，政多陰德，生四子皆顯達。乃父讓純厚仁善，政有佳聲，百姓敬慕。故上知名，遷太子官屬。以此誠實，遂感真仙謫降，豈非善積餘慶乎。帝君自冠以來，不肯婚娶，寶貴精神，豈非身體髮膚不敢毀傷乎。篤志修真，心澄性朗，養浩樂天，名揚後世，豈非全德要道以顯父母乎。況繼嗣玄元道統，名襲紫府仙宗，為天人聖師，神化無方，隱顯莫測，豈可以常賢聖共

語哉。或疑各本載帝君生所及居處不一，詳推乃父仕宦遷移，又作者欲在本鄉人物為美，是以差誤不一。今考河中府永樂鎮九峰山故宅，基址儼然，今建純陽萬壽宮是矣。永樂縣至宋熙寧間，改作鎮。愚校正的實，亦不敢固執，庶幾同志無疑矣。

黃梁夢覺第二化

唐憲宗元和五年，時年二十一歲。赴長安應舉，寄居旅館。一日有一羽士，狀貌奇古，美髯環目，鶴氅長裙，豐采不凡。直詣館中揖坐，話問誘化帝君入道。帝君曰：待某受一官爵，光顯祖上門風，然後隨師未晚。羽士笑。求一齋，帝君命僕造飯。覺身倦欲睡，羽士於袖中取一枕與帝君曰：此如意枕，若枕此，從爾平日所好即應。就枕外方睡，忽一使者至，召狀元呂某受誥。始自州縣官，次擢朝署，由是臺諫翰苑祕閣及諸清要，無不備歷，或黜或陞。前後兩娶富貴家女，子孫振振，簪笏盈門。如此幾四十年，最後獨相十年，權勢薰炙。忽被重罪籍沒家產，分散妻學，流于嶺表，孑然窮弱憔悴。立馬風雪中，方此嗟歎，恍然夢覺。羽士在旁笑曰：黃梁猶未熟，一夢到華胥。帝君驚曰：君知我夢耶。羽士曰：子適來一夢，萬態榮悴多端，五十年間一俄頃耳。得不足喜，喪不足憂。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大夢，人問世百年亦一大夢耳。帝君豁然悟曰：縱簪纓極品，金玉滿堂，以此推之，亦造物戲弄，何足戀哉。遂作禮再拜曰：先生非凡也，願加點化愚蒙。羽士曰：汝既頓徹幻化，空花利名桎梏，回心向道，易矣。帝君曰：某然少省，如易中云遊魂為變死生之說，盡性至命之理，望師慈憫指示修進之方。羽士默然良久，曰：萬理融通，則心朗徹。七情寧息，則性圓明。此心澄息自然，本性玉虛，又何遊魂為變。性一太空，寂明寥廓，了無生滅，何死生之慮哉。乃知我本無生，何名為死。帝君茫然良久，大洞明了，再拜謝曰：夙生慶幸得遇仙真，適聞慈音妙義，恍然不知有我。羽士曰：吾所語汝，乃性盡之妙一邊事也。以至慧命末後大事，待汝果脫灑時再付未晚。帝君謝曰：師孰耳。羽士曰：吾鍾離其姓，權名也，雲房其字也。吾居終南七星山鶴嶺子，異日尋吾來。言畢，飄然而往。帝君曰：悵然亦自樂。次日，回本鄉。

象章曰：南華老仙，因蝴蝶夢頓然大覺。純陽帝君，因黃梁夢了徹本元。故《南華經》云：且有大覺，然後知此，其大夢也。純陽帝君頓然徹悟，萬幻皆空，一真洞曉，旨哉，美哉。

慈濟陰德第三化

帝君回鄉中時，遇飢荒，罄拾資產糧米，救濟飢貧，得活者幾三二萬人。鄉中耆老親屬亦喜，亦勸存留資產為子孫計。帝君歎曰：、夫人之失也，自心。昏迷本性，以致貪戀幻物，怪吝錢財而生慎怒、憎愛、沉淪、苦趣。某非

敢抑諸親，因少有省，不足戀也。如是作一詩以示鄉宿親屬云：繡碎葫蘆踏碎琴，飄然拂袖出儒林。太初實相純如玉，元始真如瑩若金。丹焰沖天神莫測，劍鋒入地鬼難尋。自從一覺黃梁後，始信從前枉用心。後別鄉里，悼然往終南山尋師，皆莫能留。

象章曰：帝君別親時遇飢荒，盡拾資產糧米，救濟飢貧，得活者三二萬人。鄉中耆老親屬喜敬，亦勸存留資產為子孫計。真人歎曰：夫人之失也，自心。昏迷本性，以致貴戀幻物，怪吝錢財，生噴怒、煩惱、沉淪、苦趣。某非敢抑鄉尊，因徹悟夢幻，我身尚假，財物何足戀也。遂作此詩，辭別入道，奇哉。愚詳此詩，因州。留註為同志受用。繡碎葫蘆踏碎琴，粉碎幻化形骸，冰消音聲色相。飄然拂瀾袖出儒林，拂開名利網，超出是非叢。太初實相純如玉，清淨法身，圓明堅固。元始真如瑩若金。1旦古1旦今，真常不壞。丹焰沖天人莫訕，靈光洞燭，神化禿方。劍峰入地鬼難尋。智慧深藏，妖魔怎見。自從一覺黃梁夢，夢覺俱空，真靈不昧。始信從前枉用心。十載文章畫餅，三場事業空花。可憐人我之徒，將此詩除四句改一覺為一見，黃梁為黃龍，似此問答不一，以帝君飛劍斬黃龍，蠢哉。如帝君詩云：粟中藏世界，芥子納須彌，鑪內煮山川，即六祖劫火燒海底，此皆喻真空慧命之妙，如般若梵，語言智慧，豈可假土地，口鼓葛藤枝謊乎。以此誑惑愚俗，是何心哉。亦如熾盛佛降九曜，且夫九曜星辰，自天以來，經纏度數，毫分元差。且木星紫炁在人命中，主人富貴聰明，仁慈純善，何罪而佛降之。若果降了，則至今星辰不纏度，亦元造化矣。謬妄之甚，佛心高明，則笑其誑妄也。誣上天星辰，毀中國仙聖，此輩歷歷惡報，都沒結果，奈何迷昧，不復傷哉。故真人神化記云：吾之慧劍斬三尸六賊，責嗔愛慾煩惱障，豈肯取人頭。況超禪師與吾何仇，故朱文公云：君子仁慈猶克己，神仙安肯取人頭。信哉。吾教《西化經》所載三十餘段事實，故宋仁宗贊云：東訓尼父，西化金仙。又韓真人度慧禪師入道為馮尊師真人，紫陽真人度道光禪師入道為紫腎真人。又呂祖師度有德僧十餘人，皆實事。傳吾教並不彰耀誇矜，因此人我之徒，巧撰遮掩，其先生亦有參和尚者呵呵。

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卷之一竟

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卷之二

玄門苗善時校正編次詩象

歷試五魔第四化

帝君將別鄉，忽見家人皆病死。帝君心元悼怛，但備葬具。忽病死者皆起元恙，此一試也。一夜忽劫盜數十，各持刀杖，勒逼財物，少頃，家中財寶捲盡而去。帝君並不動聲色，任其所取，此二試也。次別鄉里，三兩程迷路，抵

暮，遙見燈明，遂往。見草房兩間，一老者攜取魚網出，帝君向前揖投宿，老者曰：我孑然一身，乘夜取魚。推托再三，遂開門，言秀才自歇，我去取魚。令帝君閉門，霎時忽一女子，年二十許，叫門。帝君將謂老者親屬，開門，此女攜一袱入門，作禮云：秀才，妾夜晚迷路，投一宿。帝君答：此非我家，我亦在此與漁叟借歇，我亦不敢留娘子宿。女子云：彼此客中一宿即去，何必阻妾，夜深黑暗，妾亦去不得。百端妖媚調戲，又云：妾家田產財物無數，妾見攜金寶若干，妾願與秀才為妻，有何不可，亦不辜負秀才。帝君默坐，並不動心，任女子百端。至曉，忽開眼，在一大樹下坐，默自笑而起行，此三試也。次至一渡，春潦水溢，得一小舟來。遂求渡，上小舟將至中流，黑風大浪，雷電大雨，俱至。浪濤翻滾，小舟翻側飄蕩。帝君瞑目冥坐，任生任死，心若泰山。將近岸，小舟覆沉，幸得上岸。人問何故，帝君笑而不答，此四試也。次夜至一旅舍，約三更，忽見奇形怪狀，元數鬼神，有欲打者，有欲殺者。帝君巍坐，一切不問。須臾，有數夜叉押一囚，血肉淋淋，號叫仗劍來前曰：汝宿世殺我，今日見汝，可速還我命。帝君曰：殺命宜也，又何說焉。引頸就殺，忽聞空中叱喝，神鬼即散不見。有一人撫掌笑曰：吾雲房也，吾嘗歎仙才難得，人之塵心難滅。吾之求人向道，甚於人欲求我也。故五試汝，子皆不動心，然可以教子。但功行未完，今且授汝鍊黃白祕方，可以濟物利人，待汝功行滿，吾來度子。帝君曰：得燒鍊口訣。復問如此則鍊成，將久有變異乎。蕾買房曰：三千年後還本質。帝君愀然曰：如此則必誤三千年後人也，某不願為也。雲房曰：子心如此，三千八百功行成，悉在此矣。

象章曰：夫人之厚貌深情，此心最難測度。故《南華經》云：十事試之以得人。《周易》繫辭以四等言辭而見人之情偽，況學道修仙入大聖人乎，豈輕易矣。故《聖經》云：多易又多難。聖人猶難之，況我輩乎。今觀我輩，逆境則怒，順境則喜。塵心俗氣，舊識熟境，舉止常在。稟賦血氣之性，未解習俗之性，未改分毫，而大言闊說誇誕，張皇揚眉豎目。舉拂拈槌，舒拳堅指，敲喝叫喚，熱亂狂放，百端情態。而云本然天性，一徹頓超。正所謂抱臟叫屈，掩耳偷鈴，徒自欺昧，深可憐哉。正陽帝君以惡魔順境歷試不一，純陽帝君心一玉虛，凝然不可動搖。再以黃白之術，云立功行，亦不願為宜乎。正陽帝君樂然撫掌，而接引矣。我輩輕心慢意，小德小智，而為自了徹。聞此歷試不動，胡不寒心。

神變傳經第五化

正陽師真曰：吾所居終南鶴嶺洞天，子能從我遊乎。純陽帝君曰：願侍鸞儀師。自攜真人手偕行，纔數步而恍然，雲飄風一送，經歷山川，頃刻至鶴嶺。洞前有二虎，師叱之去。俄門開，有天丁侍衛，見琪樹珍葩，祥雲瑞靄中

，朱戶金釘，玉臺寶殿，瑤階金閣。二仙童迎師入瓊堂正坐，帝君侍坐，和氣如春，景物非凡。少頃仙童十數，持元和瓊漿仙果貢獻。飲畢，閑坐問，帝君避席問曰：此何洞天。師曰：此吾師東華帝君舊館，少陽洞天。帝君再拜，問曰：修仙有幾種，何功得至此。師曰：修真有一十五品仙人，略言一二。如明悟世間，生滅不常，幻妄俱空，塵心頓息，本性圓明，此名清靈鬼仙。法天地昇降之理，效陰陽消息之微。假身心為鼎爐，以精黑為藥物。五蘊皆空，七情泯息，久久色身輕健，法象飄然，此名靈明地仙。情慾皆泯，愛識頓消，此心明了，一性虛無。以太極為爐，天地為鼎。鍊元精，息元氣，凝元神。三元混妙，一真體玄。恍惚象先，超然未始。鬼神莫測，變化元方。此名神仙。神黑妙融，變化莫測。混然元狀，性命玉虛。體一太空，真空不空，大象元象。逍遙元極，游泳先天。頓超虛元自然，玉清真境。此名天仙。帝君問曰：此總謂大道乎。師曰：大道元形元名，元問無應。其大元外，其小元內。充塞宇宙，運化古今。不變不遷，元生元死。不化而化，不神而神。希夷微妙，清虛自然。不可致詰，子其勉之。忽有二仙人，金冠霞帔，玉佩雲裳，捧玉詔金書，召九天金闕選仙使鍾離某，赴蓬萊上官瑤池仙會。師迎詔，真人遂獻一詩：得道來來相見難，又聞束去上仙壇。杖頭春色一壺酒，頂上雲鑽五岳冠。飲海龜兒人不識，燒山符子鬼難看。先生去後身須老，乞與貧兒換骨丹。此詩恐師去急不回也，師笑於袖中出《靈寶昇玄消災護命經》一卷付真人，再囑曰：此經乃師東華帝君授受，中言真空重玄之妙。剖劈有元色聲妄幻。子當熟味，吾不久回，珍重珍重。

象章曰：谷神不昧，日靈。元黑融中，日寶。徹入玄關登上境，日昇玄。心息混融，保合太和，日護命。經中自眾生沉滯，聲色迷惑。有元至若，知空不空，知色不色。名為照了，始達妙音。識元空法，洞觀元礙。入眾妙門，自然解悟。離諸疑網，不著空見。已上言辭簡當，性理雙融。盡三教性理，真空大藏關要，悉備於此經。奈此輩日誦為常，更不參玩真味，徒為多端見解，誠可傷哉。師真始指鬼仙、地仙、神仙法度，後授此經，豈不有意外之妙乎。學仙志士，誠心咀玩可矣。

明玄體道第六化

正陽真師赴會，旬月餘回至洞天。帝君喜迎再拜，師曰：子在於此岑寂數日，得元欲歸乎。帝君曰：某塵緣既斷，俗黑已消，既心志道，更奚有家山之思乎。師點首安慰，帝君問曰：魂魄冥冥，至理幽深，何以全真。師曰：慧燈冥冥，泰定神靈。神既混合，豈不契真。金形玉質，本出精神。法象飛昇，就付口訣云云。

帝君再拜謝時，洞中金光明耀，清黑雍和。帝君九拜長跪曰：某嘗玩諸仙

丹經，卦象異名，多有疑心。望師慈憫愚蒙，一一細詳開發。師曰：心本元邊，疑從何有。且天地未肇，父母未生。道之一字，亦是強名，何卦象異名之有。子既有疑，不妨拈出。帝君曰：丹書言修金丹，何謂金丹。師曰：金，堅之喻。丹，圓之喻。即爾本性圓明堅固是也。問曰：性命一乎，二乎。師曰：不可謂之一，亦不可謂之二。一點靈明，元昧性也。一點元氣，常調命也。性元命，則元依倚，亦不能安。止命無性，則不沖融，亦不能固密。二物混融，一真玉瑩。性也命也，俱強名爾。問曰：何謂水火。答曰：元神，火也。元黑，水也。神黑混融混融，則水火既濟也。問曰：何謂真陰真陽。答曰：身中一點元精，真陰也。一點元黑，真陽也。精黑密融，則陰陽混合，而為純一之體也。問曰：何謂坎離。答曰：即前陰陽水火之象也，陰中陽，坎也。陽中陰，離也。取坎中一陽復離中一陰，則成純陽乾體也。問曰：何謂一陽生。答曰：身中元黑，元黑生發時也，靜極一動，便是一陽生也，所以道時至，神知至，此時也，淵清息念，含光內燭，自然三宮升降。《道德經》云：綿綿若存，用之不勤，以致純全，皆自然而然。泥於子午四正本生時，皆妄為也。所以不知。常，妄作凶也。問曰：何謂火候。答曰：慧，火。黑，候也。心息相依，綿綿溫固，文火候也。情生念動，剛志力反，武火候也。問曰：何謂藥物。答曰：元黑，！元精也。問曰：何謂爐鼎。答曰：身為玉爐，心為金鼎也。問曰：何謂玄關。答曰：至玄至妙之樞機也。又謂玄之又玄，最上重關也。元神凝中，強名神谷。元黑息中，強名玄牝。假喻身中玄竅，虛元之谷也。元元定所，不有不空。《道德經》云，谷神不死，是謂玄牝，即此妙也。問曰：何謂青龍白虎。答曰：性屬木，故喻青龍。情屬金，故喻白虎。金能剋木，故情多損性。誠能攝情歸性，則金木元問而為一，自然龍虎伏矣。問曰：何謂龜蛇。答曰：即前水火陰陽之象也。問曰：何謂鉛汞。答曰：心與黑也。心猶汞之難死，誠能息黑養心，則心死而性圓明。虛心養浩，則黑息而命元漏矣。鉛能制汞，故聖人假此二物為喻，教人易為修真。至於八卦五行，皆假喻以歸元。四象三才，悉強名而達道。汝能死心息黑，息黑凝神，黑神一混，心性一源，身外有身，體一玉虛刀這許多評論，都是太空雲翳，鏡水塵風。汝其頓徹力行，自然而然。真人拜謝。

象章曰：師祖此篇問答，歷代聖師心心密印，祕授仁德志士，戒勿輕示常人。愚風生慶幸得遇，心傳時默敬味，焚香九禮，假空感謝。言言金書，玉字瀆珠，乃修真最妙的的上義。心明性養之玄微，慧命真空之妙用，盡在是矣。愚昧此，嘗默歎世傳靈寶畢法，鍾呂傳道集，謬妄之甚，乃要名尚奇之士為之。或云施肩吾作，亦未知是否又有於偽書中取用，作集作記，證事證理，而為傳道根源，真乃井蛙耳。認賊作兄，捐石為土，以盲指盲，無康恥之甚矣。愚

亦不敢多言，自有別寶者在焉。

密印劍法第七化

正陽師真宴坐間而謂純陽帝君曰：修真體道，全憑慧力堅持。入妙造玄，先要志剛決烈。所以極終極始，天地莫遷。大用大機，鬼神莫測。故聖人擁寶劍倒斡遊璣，仗剛鋒直摧魔怪，故有劍法之喻也。此劍也，採元極至精，合先天元黑，假乾坤之爐鞘，運白元始之鉗鎚。慧火鍛成，靈泉磨利。以太極為環，剛中為柄，美利為刃，清淨為匣。虛白燦爛，純粹堅剛。運造化之機，秉仁威之令。舉之元今古，按之無先後。六天神鬼歸降，三界妖魔乞命。破煩惱障，絕貪愛緣。斬七情，誅六賊，斷愆怒；勦妄邪。事物來前，迎刃而解。藏之身，可以元生死，體象先。• 媽之政，可以鎮國家，清天下。光輝善利，圓混剛中。奸邪一見寒心，外道纔聞破膽。子當精進，圓成橫向，太虛凜凜。帝君受此劍法，至敬禮謝，韜光晦邊，密降華峰，強名曰：先天遁神劍○

教門善時得此劍篇，咀玩不勝真樂，遂作慧劍吟：紫極洞中傳劍訣，不屬陰陽不用鐵。先天元熙煖鎔沖，鑄成便會誅妖孽。得煖鍊，經琢磨，利勝鎮娜及大阿。握在手中龍虎伏，收歸匣內黑神和。斬三尸，誅五賊，勦滅七情并六慾。責嗅愛鬼悉消亡，昏散魔軍皆滅沒。亦能生，亦能殺，生殺威權流電星。事物來前迎刃解，憂疑瞥起逐鋒平。吾呂祖仙得此劍，開闢乾坤成一片。死生絕斷體金堅，隱顯元方時變現。救死漢，活骷髏，神仙安肯取人頭。野狐巧撰瞞愚鄙，丹鳳何嘗怪黑驚。伏天魔，降外道，萬法千門一劈掃。威鎮太平沒價珍，德清宇宙元窮寶。此寶劍，常隨身，藏諸用顯諸仁絕。如美玉，元瑕瑩，瑩似水晶絕點塵。此寶劍，元中有，太上親授束華手。諸祖列仙密密傳，得之慧妙光星斗。掣金電，按玉龍，出入縱橫現六通。雪刃光輝元極內，霜錯明燦太虛中。平天下，齊家國，等閑一舉世清肅。忠良賢聖盡歸依，奸佞逆邪皆剪戮。諸佛祖，眾仙真，若元此劍道難成。剖除人慾全天理，掃蕩風雲昇太清。

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卷之二竟

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卷之三

玄門苗善時校正編次詩象

肥遯華峰第八化

正陽師真授帝君口訣，及破諸疑難說慧劍法畢，乃曰：十洲羽客至玉京，吾朝元有期。汝恐難久居此，可往華峰羽谷修養，待時亦當隨機利物，行滿功成，復相際會。遂於洞口題曰：春氣塞空花露滴，朝陽拍海岳雲歸。再囑曰：吾去後，好住人間，功德圓時，亦當如吾昇玉虛矣。帝君再拜曰：弟子之志，則異於先生。必須度盡天下眾生，方上昇未晚。師曰：小子勉之，真心慈憫

，奈眾緣輕業重，此去所度合有五百弟子，襲吾道統者三五人而已。比及邂逅相見，珍愛寶重。言訖，與施太玉、鄭思遠二仙，乘雲餅金幢、玉節，羽儀仙樂，冉冉而去。帝君不勝依戀，遂往華峰羽谷肥逛，林泉實熙，自牧四十餘年，圓成道果。故雍先生作碑文云：晦邇華陰之羽谷四十餘年。又《道藏·青童帝君丹訣》載，唐有進士呂洞賓，得鍾離誘以道妙，授金丹鍊形之道。後居終南華峰修鍊功成，形神俱妙，神化莫測。又李奇言祥符間為郎官，時關中嘗見呂洞賓有神劍法，年百餘歲，貌如嬰兒，行步如飛。似此後或隱或顯，優游湖湘鄂岳廬山，方自莫知，鬼神莫測。又《修真指玄圖》載，歷江州，登武昌黃鶴樓，以五月二十日午時，化三級紅樓而上昇。遺詩曰：

靈芝無種亦無根，解飲能餐自返魂。

但得姻霞供歲月，任他烏兔走乾坤。

嬰兒只戀陽中母，姪女須朝頂上尊。

一德不回千古內，更無墓塚示兒孫。

眾章曰：聖仙神化，居止無常，蹤跡不定，故隱顯莫測莫知。其鄉或有祠堂道院官觀，山川有顯述處，欲作碑記多不得人。況得有名而無實者，以己膚淺聞見一僻，又不前後詳照真偽。況有假托帝君，自為以實其事者，如《望江亭》，記帝君常隱名，惟恐人識。豈有自言色服，相貌變現不測之理，以訛傳訛，似此可推，愚亦不揣不肖，於書史經集，校照事實，次序紀集。庶幾體道志士，一覽元疑矣。後化三級紅樓上昇，亦一神化云耳。惜乎不記年代，幸有詩存。

襲明印第九化

純陽帝君，高尚其志，不事王侯。綽然方外，頓超物表。所以天下莫敢臣，侯王不能友。自別師後，密隱華峰羽谷四十年餘。自唐末問，時人方知之。故指示李奇，奇壽百五十歲終焉。度諸仙百餘人，隱顯更名不一。五代時，又隱華山，號元家宮，至衣麻布袍，人呼為麻衣道者。以易理參同點化陳希夷先生，與燕國相劉玄英即海蟾帝君也，皆師事之。海蟾帝君始遇正陽帝君，示累卵之危，頓悟入道，後隱華山修證。後純陽帝君作《心易》授希夷先生，即今傳於世《麻衣心易》是也。又作《仙統祕訣》三篇，授海蟾劉君，今玄門達道，師德心心相印，而密授受，今存《金蓮寶錄》中。宋初別華山，贈警希夷先生詩云：青霄一路少人行，休歎興亡事不成。金榜雖云元姓字，玉京卻幸有仙名。雲歸大海龍千歲，雪滿長空鶴一聲。後感或作多謝清朝明聖主，屢頒丹詔起先生。後太祖太宗果三詔召之。後再至華峰，希夷先生已上昇，遂留詩云：天網恢恢可是疏，為君箴到華山區。寒星沒後留殘月，春雪來時問太虛。三洞真人歸紫府，千年老鶴化蒼梧。自從違卻先生後，南北東西少丈夫。

象章曰：真人授希夷先生易妙及心易，希夷後授神放，放授穆脩，脩授周濂漢，周授二程，程授溫公馬光。海蟾帝君受易，發明仙道，復南授張紫陽。張作《周易參同契》。授石泰之，後三傳至諸葛玉蟾，又二傳至清庵李元素先生。北授重陽帝君王某，王乃以易妙河圖洛書，分梨十化丹陽七真。後開金蓮萬朵，玉樹千株，代不乏人。皆祖襲純陽帝君之餘廢也。五代時李守正叛據河中府，周太祖御駕親征，同趙太祖周世宗率兵攻城。麻衣真人與趙韓王遙觀曰：李侍中安得久乎。韓曰：何故。曰：其城外有三天子氣。未幾，城陷。又文僖公錢若水，其神采清粹。希夷謂其可學仙，見之未詳，請真人次之，曰：無仙骨，但可作貴公卿耳。二事果然，就記之云。

神應帝王第十化

宋藝祖神武皇帝建隆二年春，帝於御苑龍亭宴坐，偶見一羽衣仙人自東南而來。帝忽見驚迎揖邀坐，問仙真自何而來。答曰：自蓬萊山來。問姓名，帝君以手空中畫二〇，曰：陛下乃朱陵，上帝還記憶否。上默默，帝君曰：當以火德旺天下，將定無勞聖慮。當戒殺戮，以無為清靜治化，乃安留。語移時，帝惟點頭應諾，後語祕不傳。帝命侍從取酒果，帝君辭。帝急解玉帶赭袍賜之，帝君笑，飄然乘空而去。帝悟曰：乃呂公也。命繪像于太清樓供養，左街道錄陳景元傳其像于世。後滕子京所見，與此絕類云。

詩象：五代興亡五十年，天生英武定山川。真人敬諫行清靜，聖主誠膺允自然。玉帶赭袍天子貴，青巾鶴氅道人玄。飄然合笑歸何處，回首雲勝天外天。

石肆求茶第十一化

後周末，汴京有石氏，設茶肆。一女尚奢，齡令行茶。帝君詭為丐者，日往據上坐求茶。衣服藍縷，血肉垢污，殆不可近。女殊元厭惡意，益取上茗待之。父母怒笞女，女益待帝君。僅月餘，帝君謂女曰：汝能啜我所飲茗之餘乎。女以垢甚，不可下咽，覆之地，忽聞異香，亟舐之，神黑爽然。帝君曰：我呂先生，非丐者，惜爾不盡食吾餘。然爾願欲富乎，貴乎，壽乎。女曰：我小家子，不識何謂貴，得富且壽足矣。帝君去，不復來。女後適一管營指揮使，已而為昊王之孫乳母，所乳孫適宣仁聖烈高皇后叔父，遵約受陽沐邑，百三十五歲而終。

詩象：盧仝七碗勿言佳，紗帽籠頭豈足誇。我祖龍涎方吐露，忽焉遍地噴金花。石家女子忙養半，富貴安康老健加。若使趙州知此味，等閑平地步姻霞。

度老松精第十二化

岳州巴陵縣白鶴山下兩池潛巨蟒，池上一老樹枝榦悉槁，蔓草翳焉。帝君

過之，有人自樹杪降而拜曰：我，松之精也，幸見先生，願求濟度。帝君曰：汝，妖魅也，奚可語汝道，平日亦有陰德否。曰：池中兩鱗屢害人¹¹ 石白龍，弟子每化為人立水，次勸人遠避，救活數百人。鱗出，化為劍，錮之沉于泉。帝君詩曰：獨自行來獨自坐，世上人人不識我。惟有南山老樹精，分明知道神仙過。今巴陵庵前一老榦枯死，旁一枝獨生，乃神丹之力，世號稚松。又一巨石如墨狀，乃帝君化石墨為者存焉。

詩眾：真仙時行與時坐，密密潛神誰見我。已知木老救人多，特特從容池上過。一粒大丹應手揮，兩條巨鱗隨風破。呂仙亭下跡常存，歷久不磨靈德大。

再度郭仙第十三化

郭上鼈，乃老樹精後身。一日帝君詭為丐者，垢面鶉衣，瘡痍淋瀝。日往來啜茶，不償一金。求茶者掩鼻皆去，自是經月不售。郭元慍色，益取佳茗待之。帝君曰：子可教也，吾呂公耳，子前生乃老樹精，還記之否。郭恍然若夢覺也，曰：幸見先生，可教弟子學道。帝君曰：子欲學道，不懼生死，宜受一劍。郭唯唯，帝君引劍向其首，郭大呼，帝君俄不見。郭怏怏，自是遍遊雲水。一日忽遇帝君，遂得道。後磁州趙長官奉之，日與趙長官言：吾來日午時去也，求一小棺，首開一穴，以竹竿通中。趙曰：諾。來日午時，郭果坐逝。趙如其言，瘞之河岸上，以竹竿貫其穴，重疊累石護之。至秋大雨，河水溢，趙掘之，但見破絮元尸。

詩象：樹靈前已積陰功，得報人身隱市中。一劍塵緣今世了，數年法雨宿生通。俗情泯息心無極，天性圓明體太空。何又化棺再陳醜，故留蹤跡振家風。

謁鍾弱翁第十四化

平凍節度使鍾傳，號弱翁。帝君幅巾白袍謁之，從牧童牽黃犢立庭下。弱翁異其氣象深廣，進退閑雅，指牧童曰：道人能詩，可賦此乎。帝君曰：不煩我語，是兒自能之。牧童大書曰：草鋪橫野六七里，笛弄晚風三四聲。歸來飽飯黃昏後，不脫蓑衣臥月明。既別，人皆見其擔二大甕，長歌出郭。或報弱翁，曰：甕乃二口，此呂公也。亟追之，不復見矣。今世有貯其筆跡者，真有翔鸞翕鳳之態，信非凡人能也。

詩象：師父牧童已顯名，長歌兩口振希聲。弱翁追索空惆悵，祇為緣輕性不明。

警提丁謂第十五化

丁晉公，名謂，伴鄱陽。帝君往謁曰：吾唐呂渭之孫也。君狀貌，大肖李德裕，他日出處，皆如之。謂聞觸其諱，不喜，亦不敬待。晉公果大謬而竄海

外，信似贊皇矣。

詩象：晉公才智極玲瓏，可惜心偏性執蒙。不悟警提李德裕，至今羞見寇萊公。

識張參政第十六化

張公洎早年家居，帝君謁之，索紙筆作八分，書詩一章，微示他日將佐鼎席之意。卒章曰：功成將在破瓜之年。後張果參大政，後六十四歲卒。俗以破瓜為八八，蓋其識也。

詩象：仙詩識警破瓜年，直指韶光不久堅。可歎張公全不悟，倏焉八八入黃泉。

度曹國舅第十七化

曹國舅，本傳丞相曹彬之子，曾皇后之弟。美貌鉗髮，秀麗敏捷。本性安恬，天資純善。不喜富貴，酷慕清虛。年十二三歲，三教經書一覽精通。自幼出入禁中，上及后妃皆愛敬之。上每與語，惟言清靜自然，元為治政。上甚喜，嘗錫衣黃袍紅條，惟稽首謝而已。一日辭上及后，上問何往，曰：道人家信意十方，隨心四海。上與后阻當數次，賜鞍馬人從，皆不受。上賜一金牌，刻云：國舅到處，如朕親行。遂三五日忽不知所往，惟持茅籬化錢度日。忽到黃河渡，捎工索渡錢，曰：我道人家，役錢。捎工毀罵，逐下船，遂於衣中取出金牌與捎工，准渡錢。舟中人見上字，皆呼萬歲，捎工驚懼。有一藍縷道人坐船中喝叫：汝既出家，如何倚勢驚欺人。曹恭身稽首曰：弟子弟子安敢倚勢。能棄於水中否，曹隨聲將金牌擲向深流，眾皆驚拜。道人呼曹上岸，同我去來。曹諾，遂隨道人上岸。同行數里，在一大樹下歇，道人問曹曰：汝曾識洞賓否。曹曰：弟子濁夫，何識仙人。道人歎曰：吾是也，特來度汝。曹再拜，後同往，授以道妙口訣，修證仙果。亦有《仙文集》傳留于世云。

詩象：物表英才性朴純，天然氣象妙精神。眼空四海全元欲，心貫三才絕點塵。帝賜金符微一笑，師傳玉訣樂長春。源緣慈父征唐德，積一皇后二仙真。

度曹仙姑第十八化

按《曹仙姑傳》，純陽帝君遊河南一古寺中，深夜有一圓寂僧，影影來前作禮。帝君詰之，僧曰：某甲元，係本寺長老，應對機鋒敏捷。帝君曰：可惜，汝為陰靈爾。僧歎曰：何故。帝君曰：吾純陽隨機應變，人皆見之，汝何能也。僧疑貳問，帝君曰：汝不信，今夜某人家設齋，吾汝皆往赴齋，若何。僧諾，同至齋所，齋主迎接坐，少時供齋一分。帝君曰：吾二人也，再將一分來。主家再進一分，帝君齋了，起謝，僧唯吸黑而已。主家問先生，教某下兩分齋，那一人何在。帝君詭曰：此人不知如何，卻又不來。遂出，僧卻悟省，遂

再拜，求點化。帝君曰：若得性命雙融，形神俱妙，必假父母元黑，修鍊而成，汝須往人間一番。’僧曰：恐復迷昧了。帝君曰：吾自來提汝。遂指往托化，僧隨念直入京都城，脩合曹皇后孕，生女子。帝君遙見，恐後難脫富貴，遂布黑醜其形。三日皇后恐上見羞，托他故送后親母養育。後長成醜貌，簪帶為女道流。後帝君往警提，仙姑即頓悟，薰禮請問道妙，帝君授玄關祕妙，修證雙圓。自此後，舉筆成章，今語錄詩詞見行于世。

詩象：明心見性成圓學，舉一元元都不著。百年萬化已空亡，一點靈明何處托。性命圓通體太空，形神一混超天閣。仙姑若不遇真師，安證真空遊碧落。

度何仙姑第十九化

何仙姑，零陵市道女也。始十三歲，隨女伴入山採藥茶，俄失伴獨行，迷歸路。見束峰下一人脩髯鉗目，冠高冠衣，綠鉢衣，即純陽帝君也。仙姑僕僕亟拜之，帝君出一桃曰：汝年幼好果物，食此盡，他日當飛昇，不然止居地中矣。仙姑僅能食其半，髯者指以歸路，仙姑歸，自謂止一日，不知已逾月矣。自是不飢無病，洞知人事休咎。後尸解去。帝君嘗謂仙姑曰：吾曾遊華陰市中賣藥，以靈丹一粒置他藥萬粒中，有求藥者，於瓢中信手採取，與之觀其緣分也。

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卷之三竟

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卷之四

玄門苗善時校正編次詩象

遊金峨寺第二十五化

帝君抵四明金峨寺顧方丈蕭然，頃有一童子出，乃問：此何寥寥。童子曰：莫道寥寥，虛空也不著。師佳其答，題詩壁曰：金峨有門出不鑰，見箇仙童赤雙腳。問伊方丈何寥寥，報道虛空也不著。聞此語，笑欣欣，主翁豈是尋常人。我來謁見不得見，渴心耿耿生埃塵。歸去也，波浩渺，路入蓬萊山杳杳，相思同上石樓兄，雪晴海上千峰曉。

象曰：洞門開闔無關鑰，出有入元奚動腳，動靜兩忘了不拘，色身三昧全元著。元嘖元怒不歡欣，中孚元妄與同人。性天清肅無纖翳，靈地虛閑絕點塵。元涯苦海滔滔渺，有限光陰冥冥杳。石樓擊碎雪初晴，玲淡寂寞能幾曉。

二十六化 二十七化 二十八化 二十九化 三十化 三十一化 三十二化 三十三化已上原缺

道印康節第三十四化

康節先生邵雍，字堯夫。一日宴坐，忽聞異香滿室，覺心地恍然。遂下數，得一兌卦，為口，重兌，兩口也，曰：呂公至也。忙整案，設一純陽真人位

牌，敬待良久，僕報一道人在門首欲謁。雍忙出作禮，迎請上庭。真人中坐，將位案倒日：爾何知吾來。雍以前因實告，真人日：子既知吾來，必知吾往，只今吾往何處。雍茫然元答，再拜，進酒果，雍重禮求點化。真人日：適來便是吾一念動，子便知之，吾寂然，子茫然罔措。雍豁然有悟，再拜，真人止之曰：子有何見便謝。雍曰：一念未起，鬼神莫知，不由乎我，更由乎誰。真人日：此性理也，真空慧命則未。雍再拜，三黑跪日：望師點化愚頑。真人日：孟子以直養浩然，云難言也，非難言，不得其人也。子平日德厚，多有陰驚，吾故來提子。適有悟性宗一邊事，吾安忍不傳子。然子性雖明了，奈累未消。再拜懇告再三，遂授口訣。拜謝，再進酒洪飲，抵暮，飄然而往。家庭異香，半月不散。自此後，堯夫少出屏事，養浩樂天，後工夫綿密，有詩云：冬至子之半，天心元改移。一陽方動處，萬物未生時。玄酒味方淡，大音聲正希。此言如不信，更請問庖犧。

神警陳公第三十五化

陳公執中建甲第，東都大會，親朋合樂。陳嘗奉道，和混有德。有藍縷道士即洞賓也，陳公問日…子何技能。日：我有仙樂一部，欲奏以侑燕席。腰間出一軸畫，掛于柱上，繪仙女十二人，各執樂器。道士呼使如人，累累列于前，兩女執幢磨以導，諸女奏藥。皆玉肌花貌，麗態嬌音。冠七寶冠，衣六銖衣，金珂玉佩，轉動珊然。鼻上各有一粒黃玉如黍大，而體甚輕虛，終不類生人。樂音清徹雲霄，曲調特異。三闋竟，陳日：此何名女子。道士曰：此六甲六丁玉女，人學道成，則身中三魂七魄五臟六腑諸神皆而為此，公亦願學否。陳以為幻惑，頗不快。道士顧諸女可去矣，遂皆復上畫軸。道士取軸張口吞之，索紙筆大書之日：曾經天上三千劫，又在人間五百年。腰下劍鋒橫紫電，爐中丹焰起蒼烟。纔騎白鹿過滄海，復跨青牛入洞天。小技等閑聊戲爾，元人知我是神仙。末題云：谷客書。即出，俄不見。陳謂谷客呂洞賓也，悔恨欲抉目，未幾謝世。

探徐神翁第三十六化

海陵徐神翁得道，知人休咎，賓客滿門。呂惠卿往謁之，適有道人踞上坐不起，頗以語侵惠卿。惠卿怫然不平，日：子何人斯。道人曰：吾與若同族之胄。道人布香爐灰於地，畫灰作一詞日：鼎裏坎離，壺中天地，滿懷風月，一吸虛空。塵寰裏，何人識我，開口問。洪濛雲中，三弄笛。岳陽樓外，天遠霞紅。笑騎黃鶴，暫過海陵東。拂袖呵呵歸去，鑾和玉佩，風響喬松。君若要知吾蹤跡，試與問仙翁。拍手大笑而去，不知所之。惠卿問徐，徐日：即洞賓也。惠卿方悟同族之說，追恨莫及。

再提惠卿第三十七化

元豐中，惠卿守單州天慶觀。七月七日有異人過焉，書二詩于紙。一曰：四海孤遊一野人，兩壺霜雪足精神。坎離二物今收得，龍虎丹成運水銀。一日：野人本是天台客，石橋南畔有舊宅。父子生來有兩口，多好歌兮不好拍。惠卿婿余中解之，曰：後篇第一句客者，賓也。第二句石橋者，洞也。第三句兩口者，呂也。第四句歌者，吟也。吟此詩者，其洞賓也。

救滕中病第三十八化

元豐中，東京有道人稱谷客，與布衣滕中同飲。將起，以藥一丸遺滕。滕有癖，誓願齋道求治，得遇真人賜藥，服之即愈，別又二年，於揚州開明橋束隔水相遇，客坐水次招，滕取路跨橋柱而往。至則元所睹，始悟其洞賓也。怏怏佯狂，未幾卒。

度陳宣德第三十九化

宣德即陳某，嘗遇帝君，授以巨履神丹。可疾走，可不老。作二詞，一日：葆鍊中分，相火行持，外借方鞋，清虛爽徹御。原缺十六字。靈寶為胎，十方元極。至真來，恍惚芝餅羽蓋。二曰：一日清歡，何往十年。舊事重拈，細風斜日到江南，春滿平湖潑艷。黃簡手，題龍篆，綠輿前控鸞膠王。清真錄，署仙銜，列職靈臺書監。後宣德尸解而逝。

神光繪像第四十化

帝君遊山陽神光觀，丐筆自繪己像於三清殿北塘。眉目修整，狀貌古怪，不類世傳。上有北斗七大星君，相被髮，秉珪立傍。作一符徑丈餘，書曰：元祐二年作，如知吾下筆處，可與語道。人以疾刮符服之。往往良效。

靈石求齋第四十一化

杭州西湖南岸靈石寺，一日有四道人來乞齋。僧已停，午齋已過，拒而不接。一道人題六言詩一道：南塢數回泉石，西峰幾疊姻雲。登攜孰以為倡，顏偶李甲蕭耘。或解之曰：首句寓呂字，次句寓洞字，三句寓賓字，四句是三人姓名，必呂公與三人偕也。其字倒書于橡間，削之不滅。

景德度僧第四十二化

東京景德寺峨嵋院，有一蜀僧來住持，號峨媚道者。戒律甚嚴，至二十年不去方丈。一日有異人，青巾白袍。道者厚待之，昂然來與語，至半夜而去，期以明年今日後相見。侍童皆見之。明年次日午，道者索沐坐逝。至暮異人來，歎息不已，俄失所。次日但於堂側壁間絕高處，望所書字，筆勢飛動，如舞鳳翔鸞。乃詩一章曰：落日斜西風，玲今夜故人。來不來教人，立盡梧桐影，小書云同省作，蓋寓洞賓二字藏畫也。

遊大庾嶺第四十三化

橫浦大庾嶺，有一富家子，慕道建庵，接雲水土多年。一日眾建黃錄大醮

方罷，忽有一藍縷道人至求齋，眾不知恤，或以凌辱。道人題一詞于壁曰：暫遊橫浦，白鶴飛來誰同語。嶺畔人家，曾見寒梅幾度花。春來春去，人在落花流水處。花滿前蹊，藏盡神仙人不知。末書云元心昌老來。字作三樣筆勢，題畢，竟入雲堂，良久不出。邊之已不見，徐視其字，深透壁後矣。始知昌字元心，乃呂公也，眾共歎惋。

度忠獻公第四十四化

韓忠獻公琦，晚年喜延方士。帝君鶉衣垢面求謁，韓意輕之，曰：汝何能。解曰：能墨。試令為之，即掘地坎沒焉。韓不悅，帝君揉和坎中泥為墨，曰：成矣。遂去，公徐取墨視之，乃良金。上有呂字，破之，字徹肌理。韓追恨元已。後再遇得點化，精修三年。後尸解，充紫府真人。

訪蔣暉作第四十五化

全州道士蔣暉，志行高卓。洞賓謁之，適蔣他出。帝君題詩于壁曰：醉舞高歌海上山，天瓢承露浴金丹。夜探鶴透秋空壁，萬里西風一劍寒。後書：元上官主訪蔣暉作。遂去，字徹壁。暉歸大驚曰：宮字元上，此呂舫也。追之不復得矣。

賜藥黃覺第四十六化

黃覺能詩，名宦未遂。一日送客東都門外，至則客已去，追不及。旅次，見一羽士，因攜祖席酒般，呼羽士共享之。畢，羽士舉杯撫水書呂字，且曰：明年江南見君。翩然而去。覺始悟其洞賓也。明年果調官江南，復見洞賓。與大錢七，其次十，又其次小錢三，曰：數不可益也，吾以藥數寸遺子，歲旦以酒磨服之，可一歲元患。覺如其言，至七十三歲藥亦垂竭。作詩曰：床頭曆日無，多子屈指今。年七十三，遂終。

度李太醫第四十七化

東京李德成能醫，崇道心慈，多救貧苦，有陰德。盛寒時遇一貧窘道士，衣單衣，元寒色。邀李入酒肆，自據主席，李怪之。店者曰：交錢取酒。道士指店中三酒瓶曰：中各有一升酒錢。店者始不信，試視之，果然，乃以三升酒與之。道士酌後飲，李止取一瓶，二瓶自竭。語李曰：此小術耳，吾乃呂洞賓也。李驚喜，道士書一絕曰：九重天子寰中貴，五等諸侯問外尊。爭似布衣元事客，不將性命屬乾坤。李不悟，祇以藥一粒遺李曰：服此當享高壽。即別去。李服藥髮不白，齒不落，百七歲而卒。

尼寺留題第四十八化

東京安遠門內有一尼寺，祖師在彼，欲度某人，緣淺不來。向東門之東壁作一詩，題其上，墨透三寸餘，筆力道勁。詩曰：青龍駐此少徘徊，夜靜雲閑尚未來。知是有緣人換骨，暫留真跡到天台。徊字止書其半，意在為洞賓也。

賜藥馬氏第四十九化

東京一歲民大病瘡，帝君普化，皆拒之。有老姥馬氏齋茶，子孫皆病。一日有道人來，老姥善待之，以子孫病為請。道人曰：豎旦待我。姥早起待道人，以絳紗裹藥。病發者執之自愈。一圓可愈百人，遇百人即不驗矣。姥從之，子孫皆愈，遍療及百人滿，果不驗。姥拆囊，已不見藥，但有呂洞賓三字而已。

救孝子母第五十化

桐廬有通守沈志真，有母病發背，百方不瘥。祈禱備至，孝忱所感，帝君夜往救之，曰：公至孝感天，命予來救拔，若遲一日，不復可療。乃授以靈寶膏方，括簍五枚，取好乳香五塊如棗大，二味各細研，以白砂蜜一斤，同煎成膏。每服三錢，溫酒化下，大治發背諸惡瘡腫漏。其母服之，立痊。通守繪洞賓像，朝夕敬事焉。

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卷之四竟

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卷之五

玄門苗善時校正編次詩象

齋大雲僧第五十一化

帝君詭為回處士，遊大雲寺。隨雲堂會食月餘，謂寺僧曰：僧撰甚精，但少緬耳。遂去，旬日擁少許緬至，自庖設，數百僧皆飽足。僧智明請處士啜茶，舉丁晉公詩曰：花隨僧筋破，雲逐客甌圓。處士曰：句雖佳，未盡茶之理。乃書詩曰：玉藥一槍稱絕品，僧家造法用工夫。兔毫碗淺香雲白，蟋眼湯翻雪浪浮。斷送睡魔離几席，增添清氣爽肌膚。幽叢自樂幽巖畔，未肯移根入上都。僧獻詩云：求真已得真，獨有呂君身。’。筐裏惟詩句，爐中皆藥銀。性靈淳似古，神黑煖如春。異日雲橋路，如何得少親。處士和曰：三千里外無家客，七百年來雲水么手身。行滿蓬萊為別館，道成瓦石化黃銀。待賓磕裏常存酒，鍊藥爐中別有春。積德求師何患少，由來天地不私親。復以丹一粒遺僧曰：服此，可不死。遂別去，後僧亦仙去。

誘侯用晦第五十二化

帝君遊江州廬山簡寂觀，臨砌淬劍。道士侯用晦問之曰：先生何所用。曰：地上一切不平事，盡皆去之。侯心異之，以酒果共飲，謂曰：先生道貌清高，必非風塵中人。帝君曰：且劇飲，元相窮詰。既醉，以筋點酒，書劍詩一首于壁上曰：欲整鋒錯敢憚勞，凌晨開匣玉龍嗥。手中氣岸冰三尺，石上精神蛇一條。奸血默隨流水去，凶膏全逐舊痕銷。削平浮世不平事，與爾相隨上九霄。初若無字，既而墨邇集然，透出壁後。侯大驚，再因問劍法，曰：有道劍，有法劍，道劍則元形，法劍則有衛。治之者，此俗眼所共見，第能除妖去祟

耳。問曰：今以道劍戮奸口 人于稠眾中，得不驗俗乎。曰：道劍則忠劍，惟斬自己邪妄耳。法劍，衛也，則不然。以神為母，以黑為子，神存則黑存，神去則黑散。但珍其神，而寶其黑，以此戮不正，鬼神之類也。侯曰：真仙之言也，願問姓氏。曰：吾，呂巖也。言訖，因擲于空中，隨之而去，良久不見。侯乃恨恨而已。

遊戲虹橋第五十三化

蘇州垂虹橋，一日有藍縷道人至，携酒于橋亭上，悠然獨酌，嘯詠終日，神氣飄然。眾計其所飲，自旦及晡，已非人量所及，亦元酒容。或詢其姓氏，道人取佛前香爐灰燼，題一詞于柱上：飛梁壓水，虹影沉清。曉橋裏，魚村半烟草。籌今來古往，物換人非。天地裏，惟有江山不老。雨巾風帽，四海誰知道，一劍橫空幾番到。玉龍嘶未斷，月玲波寒歸去也。紫極洞天誰鎖，指雲屏姻障是吾廬。任滿地蒼苔，年年不歸。畢書：吾，洞賓也。眾驚趁之，俄不見。

訪孽鍊師第五十四化

江州太平觀薛道士有高志，帝君過之，贈詩曰：落魄薛道士，年高無白鬚。雲中閑外石，雪裏玲尋碑。誇我飲大酒，嫌人說小詩。不知甚麼漢，一任輩流嗤。末小書云：回道入同三客謁薛鍊師作。始知洞賓，併，寓其字。

誘南道士第五十五化

宿州符離縣天慶觀有育道士，少談莊老，有奇趣。一日晨興有賣藥道士至，即洞賓也。儀狀雄偉，往來彌月。帝君欲度之不契，臨別題二絕句于扉上。作大篆，體勢飛動，一曰：秋景蕭條葉亂飛，庭松影裏坐移時。雲遮鶴駕何方去，仙洞朝元失我期。二曰：肘傳丹篆千年術，口誦黃庭內景經。鶴觀古壇松影裏，悄無人跡戶長扃。既去，人爭剖之，以治病，良已。字入木寸餘，墨跡不滅。

度侯行首第五十六化

兗州妓侯其姓者，家為邸舍客，帝君詭服求授綰，蚤出暮歸，歸大醉，逾月不償一金。侯召啜茶，洞賓曰：吾見鍾離先生，謂汝可與語道。侯不省，以酒飲之，帝君索飲不已，滋不悅。帝君伸臂示之，金釵隱然，解其一，令市酒。侯利其金，曰：飲罷寢此乎。曰：可也。即登榻鼻鼾，至夜分，侯迫榻，帝君以手拒之，叱侯亟去。遲明失帝君所之，視其背，則手所拒處呂字，徹肌肉。侯感悟曰：此呂公也，得非宿世一念之差，遂至于此，公來度我乎。即斷髮布裘，尋洞賓。復遇授道，遂隱去，不知所終。

誘尚書第五十七化

尚書郎賈師雄藏古鐵鏡，嘗欲淬磨，帝君稱回客謁焉，初但言道，賈不悟

。次日乞試其技，筍中取藥少許，置鏡上，辭去曰：候更取來。藥跡已不見，但見所寓太平寺扉上題詩曰：手內青蛇凌白日，洞中仙果艷長春。須知物外姻霞客，不是塵中磨鏡人。

誘曠若谷第五十八化

青城山丈人觀道士曠若谷，風骨清峻，戒行嚴潔。常以天心符水三光正黑，治疾良驗。而得人錢帛，即以散施貧乏。帝君詭為賓法師上謁，留月餘，所作符篆往往吹起皆為龍蛇，霧雲飛去。治鬼召將必現其形，通人言語，足踏成雷，目激成電，呵黑成雲，噴咳成雨。又善畫不用筆墨，但含墨水噴紙帛上，自然成山川花木宮室禽獸人物之象，略加拂拭而已。賣畫得錢，即市酒與若谷痛飲。若谷飲素無量，每為賓所困。一日若谷問曰：先生操行異常人，必自神仙中來，還可語吾道否。曰：子左足北斗七星缺其一，奚能成道耶，更一生可也。若谷驚曰：賓公始聖人也，蓋我左足下有黑子，作北斗七星狀，而缺其一，未嘗為人所知故也。復問壽幾何，帝君倒書九十四字于壁，作兩圓相圍之，即別去。始悟兩圓相乃呂字，而姓也。後若谷九十四歲卒，果符倒書之讖也。

詩象：先生元熙鍊玄玄，感應隨機法自然。若谷傲然輕問道，更生一世亦無緣。

度翟筆師第五十九化

綠江筆師翟某，喜接方士。帝君往謁之，翟館于家，禮遇殊至。自是往來彌年，一日挈翟遊江滌，嗜筆管為兩片泛于波上，帝君履其一，引筆師效之。翟怖不敢前，帝君笑而濟及岸，俄不見，翟始知其異人也。旬浹復來，自挈飲食食翟，皆臭腐矣。翟閉鼻謝弗食，帝君太息曰：若不能惡食，吾以肉醬兩瓶遺君。遂去不見，開視醬瓶，皆麩金也。兩瓶者，非兩大甕之類也。

詩象：往來提警一年餘，又是翟公德不孤。不上管舟嫌臭食，可憐元分赴仙都。

度黃鶯妓第六十化

廣陵妓黃鶯有姿色，豪客填門，好濟貧布施，日有呂秀才，即洞賓也托宿，黃以其藍縷垢污拒之。秀才題二詩于屏，一日：模母西施共此身，可憐老少隔疏親。他年鶴髮鸚皮媼，今日玉顏花貌人。二日：花開花落兩悲歡，花與人還共一般。花在枝頭防客折，落來地上請誰看。題畢，俄不見，黃悟欲抉目。

詩象：幻化形骸假合身，責財好色喪真親。行藏語默奚為主，誰悟中中的主人。又曰：終朝賣笑與追歡，幸積陰功有幾般。德感真仙來救拔，可憐福薄不相看。

遊戲岳陽第六十一化

帝君遊岳陽，詭名賣藥。一粒千金，三日不售。乃登岳陽樓，自餌其藥。忽空而立，眾方駭悟，欲慕其藥，帝君笑曰：道在目前，蓬萊畦步。撫機不發，當面蹉過。乃吟詩曰：朝遊北海暮蒼梧，袖裏青蛇膽氣龐。三日岳陽人不識，朗吟飛過洞庭湖。

詩象：仙遊翺若鳳柄梧，隱顯全忘精與羸。靈藥度人人不識，德風吹此滿江湖。

救趙監院第六十二化

監文思院趙應道，病療幾危，委頓泣別親舊：吾死矣，夫閭闔有之物皆捨得，獨鶴髮老親與托，奈何。語未竟，俄有一道人口扣門，語趙曰：病不難愈也。取紙二幅，各箔其中為二方竅，徑可二尺許，以授趙曰：俟夜一幅，灰之調乳香湯，塗之病上，留一幅以待後人。言訖，別去。趙貼藥，自夕迨曉即愈。大驚喜，覓道人不復見矣。始悟兩方竅，乃呂字也。

詩眾：趙公敬母德充天，孝感慈尊兩口仙。病愈求真真已遁，不明救後乃心傳。

誘崔進士第六十三化

崔中舉進士，道過巴陵，寓旅邸，歌《沁園春》樂章。帝君適意蒲溪，隱市井間，質其所歌，崔曰：東都新聲也。曰：吾和此詞，不解書，吾唱之，子為吾書也。崔為書，其詞曰：七返九還丹，在人先須鍊己待時。正一陽初動，中宵漏永。溫溫鉛鼎，光透簾幃。造化爭馳，虎龍交媾，進火工夫牛斗危。曲江上見月華瑩淨，有箇鳥飛，當時飲刀圭。又誰信無中養就兒，辨水源清濁，木金間隔。不因師指，此事難知。道要玄微，天機探遠，下手速修猶太遲。蓬萊路，仗三千功滿，獨步雲歸。崔問姓氏，曰：吾生江口，長山口，今為守谷客。翌日訪太守言之，太守曰：此呂洞賓也。亟令召之，叩其戶，應聲漸遠。再呼不應，推戶而入，聞無人矣。壁有詩曰：腹內嬰兒養已成，且居塵市暫娛情。無端措大剛搖舌，卻入白雲深處行。崔與太守歎恨元已，乃和詞曰：自己陽生正是中，虛靜極，動時默，地雷微震。衝開玉戶，天心朗徹。放下簾幃，真火沖融。靈泉復奏，不昧谷神何險危。自然妙若三川，龍躍九萬鵬飛。中中二土成圭，意眷戀濃，如母護兒。這恍惚，真容不空不色，窈冥妙象。無識無知，命住丹圓，全真體道奮志精修，休自遲收功了，把三才全理一貫全歸。

詩象：雙圓性命大丹成，師憫仁賢喻道情。太守既明親拜謁，祖師安肯綽然行。

成都施丹第六十四化

成都藥市，日有道人垢面鶻衣，手持丹一粒，大呼于市：我是呂洞賓也，有能拜我者，以丹餌之。眾皆以為狂，相聚戲笑，或加凌侮。道人不顧，如

是往還市道上數回。迨夜，意無人拜之者，道人往坐五顯靈觀廟前火池上。兒童爭以瓦礫擲之，道人笑白：世人欲見吾甚切，既見吾而又不識吾，亦命也。

• 夫乃自餌其丹，俄五色雲周身，有頃不見，眾共悔恨。

詩象：一粒金丹度有緣，明明直示反生姻。世人薄福緣輕甚，觀面真仙不悟玄。

誘陳澹然第六十五化

陳澹然，富而儒者也。性慕道，延雲水土多年，竟元所遇。帝君詭為傭者，為治圃歲餘，所作工役力倍常人。陳愛之，然止以傭者待之而已。一日陳與一道友講《陰符經》，至天發殺機，龍蛇起陸，人發殺機，天地反覆，未曉殺機之旨。傭者從旁抗聲曰：生生者不生，死死者不死，已生而殺生，未死而學死，則長生矣。陳大驚曰：汝非傭者耶，誰教汝為此言。既而請之，則復謬悠，其辭不可解。道友曰：田野村夫，定於何處竊得此語耳，非實通曉也。居元何，忽辭陳曰：吾將遠行，明年五月五日復來也。既去寂然，陳有鄉人客于巴陵，遇之曰：為寄語陳公，我洞賓也。始可授道，徐察之，則不然，吾不復來矣。言訖，走入呂仙亭前竹林中不見。明年端午日午時，陳暴卒。

詩象：慕道參師即有年，真仙臨降了元緣？明言生殺元生妙，何故澹然空澹然。

誘太守奕第六十六化

武昌太守伴，一日對弈。有一道人不通姓名，直前曰：吾能也。守試與弈，纔下僅八子，即曰：太守負。守曰：汝子未盈局，安知吾負，道人曰：吾子以分途據要津也，是以知之。已而果然，如是數局，守皆負。道人俄拂袖不見，守令人遍城尋之。聞在郡治前吹笛，纔至郡治前，則聞笛聲在東門，至東門則聞在西門，至西門則聞在南門，至南門則聞在北門，至北門則聞在黃鶴樓前。道人走往石亭中不見，但見亭中有詩曰：黃鶴樓前吹笛時，白蘋紅夢映江湄。衷情欲說元人會，惟有清風明月知。末小書一呂字。

詩象：棋言勝負露機時，皎月當空照水湄。空自隨聲四門亂，局中一著不能知。

度七子第六十七化

刀鐮工陳七子，夫婦坐茶肆梳剃。一日有道人，擔一白金，求剃鬚髮。纔剃即生，既生隨剃。如是自旦迨暮，夫‘婦手幾脫腕。知其為異人也，問曰：幸教某道可乎。道火曰：吾翌旦至。陳早起待之，不至，累月寂然。陳棄業，浪邊雲水求之，數十年竟元所遇。意稍懈，思歸去家，纔五里許，忽見道人自山中出，曰：吾呂公也，子精忱如此，何患不成道乎。乃授以丹訣，併與詩曰：攜手三清玉帝鄉，宿生緣契不尋常。與君一轉金刀手，削去滿頭無限霜。

自此七子精修，成證後與師偕往。

詩象：十載灰心返故鄉，真仙憐憫。語真常。三冬凍地生紅焰，六月炎天降雪霜。

武昌貨墨第六十八化

帝君遊武昌城，詭為貨墨客。墨二質僅寸餘，而價錢三千，連日不售，眾皆笑侮，有鼓刀王某曰：墨小而價高，得元有意耶。自以錢三千求一筍，且與客飲醉歸。昏睡午夜，俄有叩門者，乃客以錢還，辭去。比視墨，紫金一質，上有呂字。遍尋客，以不復見。

詩象：一墨三千意甚深，數朝元一是知音。鼓刀王丈雖高見，祇得金兮不得心。

穢梳高價第六十九化

帝君遊武昌天心橋，齋敞穢木梳。索價千錢，連月不售。俄有老嫗行乞，年八十餘，龍鍾偃樓，禿髮如霜。帝君謂曰：世人徇目前襲，常見吾高價貨敝穢物，豈元意。而千萬人中，咸元起卓之見，尚可與進道耶。乃以梳與嫗理髮，隨梳隨長，翼黑委地，形容變少。眾始神，爭以錢求梳。帝君笑曰：見之不識，識之不見。乃投梳橋下，化為蒼龍飛去。帝君與嫗不見。

詩象：穢梳誘俗價千錢，連月元人達此緣。萬髮梳通人始愛，化龍倏爾上雲天。

醉衝節儀第七十化

帝君遊巴陵市，太守陳甫出，犯節前驅執。太守置諸獄，令書款目，迨哺元一辭，吏趣之，洞賓曰：須我醉醒。吏云：汝不能憂罪，尚以酒為解耶。言未竟，俄失之。但遺幅紙曰：暫別蓬萊海上遊，偶逢太守問蹤由。身居北斗魁呈下，劍掛南箕月角頭。道我醉時真是醉，不知愁是怎生愁。相逢何事不相認，卻駕白雲歸去休。太守曰：此呂公也。夙興焚香謝過。一日方鎖水盆中見焉，亟召畫史圖之，與滕子京絕類也。

詩象：和光混世樂天游，不自由時也自由。火息靈官沖妙繳，水潛慧海徹源頭。壺中自有全真樂，心上都元半點愁。太守遇真如感悟，好當勇退死心休。

度施肩吾第七十一化

施肩吾，字希聖，唐亦有肩吾柳真子，如此兩鐵拐三馬自然。謚浦人。少業習佛，博經史，攻詞章。而學道隱居豫章西山，遇帝君教以五行顛倒之法，三田反覆之義。或以《鍾呂傳道集會真記》皆施所編也。道成之日作詩曰：重重道黑結成神，玉闕金堂逐日新。若記西山學道者，連余即是十三人。

詩象：傳道集奇怪亂神，西山記革德惟新。二書果是先生談，誑誤閻浮多

少人。

度劉跛仙第七十二化

長沙劉跛仙，遇帝君於君山，得靈龜息黑之法。功成歸隱岳麓，號瀟湘子。常侍帝君，往來黃洞，併數遊城下。有詩曰：南山七十二，獨愛洞中墟。

．後有鄭愚

者，遇跛仙于清泰門外，相與仙去。

詩象：跛仙劉子行功深，誠感仙師點化心。息熙靈龜綿密密，形神圓混振希音。

度陳進士第七十三化

陳非，閩中進士。自羅浮來遊南岳，俄遇帝君，陪連旬日。陳薰禮問道，帝君曰：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，汝以何為中。陳默然書一○，帝君曰：此性理也。何謂天命，陳再拜，帝君默授之。遂得道，後謁宜春李觀，言洞賓度老樹仙本末。今隱南岳永康軍。

詩象：冰釋科名罷論書，頓忘者也與之乎。虛中至道明天命，一點靈真體太虛。

誘太公第七十四化

倪某新開酒樓，有一道人至索飲。自旦及暮飲佳醞，已及石餘。眾怪，相聚以觀。倪索酒金，道人瞪目不語，頽然醉倒。倪坐守之，曙鼓動道人，忽起援筆，題詩于壁曰：□鯨吸鰲吞數百杯，玉山誰起復誰頽，醒時兩袖天風玲，一朵紅雲海上來。末書云：王山道人陽純作。以土一塊擲倪面，走出門，仰望東北，一朵紅雲飄然而來。撫掌大笑，俄不見。刮視其壁，墨徹數分。視土塊，乃良金也。自是酒樓大售，始知陽純乃純陽也。

詩象：欲度倪公弄酒杯，直言誰起復誰頽。黃金擲面猶迷昧，安得回光見本來。

誘楊柳金第七十五化

徽宗時有道人，自稱昌虛中。往來諸琳宮，動履怪異，飲酒元量。啗生魚肉，至數十斤，引玲水數十斛。大雨雪平地六七尺餘，自埋於雪中，旬日不出，雪霽復起。行于深潭水面，如履平地。及善草書，作枯藤游絲勢，一舉筆數千字絡繹不斷。人爭攜楮以請，然往往不與。時有妓陽柳金，東都。絕色也。道人往來其家警提，楊終不悟。又屢輸金帛，然不與楊交接。楊一夕乘醉進之，道人曰：吾先生，坎離配合身中，夫婦內交，聖胎已結，嬰兒相生，豈復戀外色，內交之樂過於外之樂遠甚。楊濤不悟，疑訝其語。時宰相張天覺、館賓蕭某與楊久狎，楊以告蕭，而蕭以告張。遽往即之，道人大呼疾走，徑趁栖雲庵雲堂不出。良久排闥，尋之，則已不見，惟壁上有詩曰：．一吸鸞笙裂太清

，綠衣童子步虛聲。玉樓喚省千年夢，碧桃枝上金鸚鳴。張曰：昌字虛中，此呂公也。後庵遭火無子遺，詩巍然獨存，亦一異也。

詩眾：不侵寒暑體輕清，數警嬌娥離色聲。身內陰陽提不悟，空教丹鶴九皋鳴。

廬山放生第七十六化

崇寧間，有客航海，橫風飄至一島，有洞天見。金樓門牌上玉字曰：天仙院。一老人在門首，客作禮問曰：此何福地。老人曰：此洞天也，此處隔凡絕世，人惟呂洞賓時來此游戲。其人問姓氏，曰：吾即唐裴休也。客曰：有缺文到廬山。尋問前事彼處，人俱說近有一道人，見酒肆家剖活魚作鱠，道人不忍，遂化其人放生。主家不從，曰：吾令此魚活耳。鱠者不信，道人以藥一粒，捺入魚腹中，隨手跳躍。眾人大驚，遂放之江，其魚圍圍洋洋，悠然而去。道人隨不見，惟以沙灘上書回客二字。海客記前日在海洞時，與放魚日同，本人遂捨家入道。

詩眾：海客飄舟至洞天，鈴然夙世有仙緣。回聞魚死復開悟，何若洞天便拜仙。

警提刑第七十七化

帝君遊江夏，詭為呂元圭，往來居民楊氏家，為人言禍福事，其驗如神。就警提人悟道。一日忽辭去，曰：惡人至矣，吾將避之。是日提刑點獄喻某行部至鄂首，覓呂公已不見，得其平日所與往還者岑文秀。詰其所得，岑曰：元有。喻勵以聲色，將罪之，岑答如故。喻命搜其家，得所遺岑長歌一首《論丹訣事》，瑜省之曰：此呂先生也，元圭者，析先生二字耳。惡人者，謂喻迫之云。

詩象：來往楊家勸誘人，就中欲警喻提刑。偶知喻老心多詐，拂袖歸歟往玉京。

度姚道真第七十八化

合州姚道真，少為長年三老，操舟三峽。帝君使負藥岌，往來荊襄凡周歲。俄洞賓遊洞庭，坐水面招道真，道真股慄莫前，帝君以杖挾之，曰：分未應仙耶。既時舉藥十二丸大如栗，曰：歲星周則餌一丸，服畢不死，自此過龍則復，慎勿適清河。由是不食或寢旬日乃寤。炎天擁重裘，盛冬裸冰上。後至通川，有地名龍復鎮、遂居之。忠不寧四年，郡人何適病狂，力致道真。適所居有水名清河，道真忘帝君言，不覺三涉之。適往迎致，儀仗頗侈。太守史某見之，以為妖械，道真與適下獄，道真曰：吾忘真人言，宜抵此尚何悔焉。面覆于地，七日尸解。

詩象：侍師復復整三周，磨鍊塵几尚未休。一死頓忘前一步，仙師又引赴

瀛洲。

題詩天慶第七十九化

帝君遊秦州天慶觀，時道流悉赴鄰郡醺席，獨一小童在。帝君求筆欲書，童辭以觀新修，師戒勿污壁。乃曰：但煩貯火殿爐，欲禮三清。既往，見殿後池水清泚，以瓜皮畫壁曰：石池清水是吾心，浸彼桃花倒影沉。一到邦山空闕內，清閑塵累七絃琴。末題云：回後養書。壁絕高，非手所能。及眾歎異，始悟回為呂，而後養者先生反對也。

詩象：寂朗虛空即道心，元情日月自升沉。清堂誰是知音者，空鼓元絃一操琴。

度張珍奴第八十化

吳興妓張珍奴，性淡素。雖落風塵，每夕沐浴更衣，炷香告天，求脫去甚切。宣和中有一士人訪之，珍奴見其風神秀異，殊敬待之。置酒，盡歡而去。明日又至，如是往來幾月餘，終不及亂。張訝而問之曰：荷君眷顧甚久，獨不少留一宿，罄枕席之娛，豈下妾猥陋，不足奉君子耶。士人曰：不然，人之相得，但貴心相知耳，何必是哉。他日酒半，問珍奴曰：汝平日更何所為。曰：失身於此，又將何為，但每夕告，祈願了此債耳。士人曰：然則何不學道。曰：迫於口體，何暇及此，且何從得師乎。士人曰：吾為汝師可乎。曰：果爾則幸矣。即起整衣，炷香拜之。既去，浹旬不至。張方獨處，偶自書曰：逢師許多時，不說些兒箇，及至如今，悶損我。援筆未置問，士人忽來，見所書，笑曰：何為者。張匿之，士人曰：示我何妨。乃示之，士人續其後，曰：別元巧妙，與你方兒一箇，子後午前定息坐，夾脊雙關，崑崙過怠時，省氣力，思量我。張珍奴大喜，再拜敬謝。自是神氣豁然，若有開悟。亦密有所傳，張不以告人，然未知其誰何也。累月告別，張設宴餞之，臨歧出文字一封，曰：我去後開閱之。及開封，乃《步蟾宮》樂章一首，曰：坎離坤兌分子午，須認取自家宗祖，地雷震動山頭雨，要洗濯黃芽出土。捉得金精牢閉錮，辯甲庚要降龍虎。待他人問汝甚人傳，但說道先生姓呂。張遂齋戒，謝賓朋，繪像事之，修其訣，逾年尸解而去。

詞象和曰：陽復乾，純陰垢午象帝先。是吾元祖一氣，氤氲降甘雨。恍然大浮，黎土元極極。中誠密錮，玉龍蟠幽囚金虎。主人輕鼓沒絃琴，全不屬官商律呂。

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卷之五竟

#1原文空缺。

#2「闔」字，原文不清，疑是。

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卷之六

玄門苗善時校正編次詩象

度劉高尚第八十一化

劉高尚，天資純厚，性賦溫良。不喜貴榮，頓拋富產。捐情割愛，泯識超凡。不事王侯，高尚其志。棄儒從道，遁跡林泉。逍遙方外，先遇一仙人，謂曰：辟內錠鉸，碎甕復完，喻修真亦如此。後遇帝君，語契遂問曰：道心惟微，可得見乎。答曰：非耳目所及，惟精神默會。問允執厥中何謂中，答：七情未發處，六慾不生時，是甚麼。又問云：何體式。帝君默然，端視於空中畫一字。高尚拜云：萬理歸元，一性太虛，弟子已元疑矣。帝君曰：慧命真空，子知之乎。高尚再拜請教，帝君密授口訣而往。後於渤海縣安定鎮築室居園二十餘年，修證圓成，道化大行。徽宗三詔，方至闕庭，惟以清靜自然，元為輔化之旨奏之。上問修鍊金丹之妙，答曰：陛下萬機，此方外事不勞聖問。上默然喜敬，敕賜微妙處士號。後遊羅浮山建立道場，又於秀州隱真道院顯化，皆有碑記。作《還元篇》于世，常教門人曰：神凝黑聚，黑息丹成。心元妄念，意不外馳。死心塌地，不必外求。三處神化。

詩象：碎甕錠鉸喻漏，可修微中頓悟。七情元由元疑，性了慧命未周，得師密授快樂，天游中原園隱。遊戲羅浮秀州，堂內副墨同儔。百千億妙道化，皇州三詔諫帝。清淨嘉猷功成，行滿一劍瀛洲。

宮中勦崇第八十二化

政和中，宮禁有崇白晝現形，盜金寶姦妃嬪，獨有上所居元患。自林靈素王文卿諸侍宸等治之，息而復作。上精齋虔禱，奏詞九天。晝寢，見東門外有一道士，碧蓮冠紫鶴氅，手執水晶如意。前揖上曰：臣奉上帝敕來治崇。良久一金甲丈夫捉崇，劈而啗之且盡。上問丈夫何人，道士曰：乃陛下所封崇寧真君關羽也。上勉勞之再四，復問張飛何在，羽曰：飛乃臣累劫弟兄，今已為陛下生于相州岳家，他日輔佐中興，飛將有功焉。上問師何姓名，曰：姓陽，四月十四日生。陛下性尚奇怪，多心不正，致使邪犯宮庭。當正心清靜，治化天下，免將來奸盜侵亂。帝不省，遂隱去，意其為洞賓也。自是宮禁帖然。遂韶天下有洞賓香火處，皆正妙道神化之號。仍塑像于景靈宮，歲時奉祠焉。

詩象：天子天元熙，純誠貴執中。誠中不欺昧，上下悉和通。奸佞潛蹤進，陰邪絕影綜。忠良全正化，妖怪沒神通。清靜陰陽泰，和平人物豐。兵戈咸偃息，天下樂仁風。

遊戲羅浮第八十三化

帝君遊羅浮朱明觀，至小院中，值道士他出，獨一小童在院。童揖帝君，先生少坐此，遂竊道士酒以獻。帝君滿飲，使童子盡其餘，童子不飲。童所患左目內障，帝君以所餘酒哦其目，忽開明，若素元患者。乃取筆畫一山水于

壁，山下作池三口。謂飲吾酒，則得仙矣。不飲，命也然亦高壽，言訖，飛入石壁隱去。及道士歸，見所畫山透壁內外，大驚曰：山下三口，乃崑字，非呂先生乎。後童果百五歲而終。

詩象：信步恍然遊海岳，翻身忽爾到羅浮。豁開道眼除昏暗，山水隱名歸太虛。

長沙警僧第八十四化

帝君遊長沙，托為回道。持小瓦罐乞錢，得錢無算，而錢常不滿，人皆神之。一日坐市道上，言能以錢滿吾罐者，當授以道。人爭以錢投罐，不滿。有僧推車錢，戲曰：汝能容之否。道人曰：唯。乃令推車入罐，優優然有聲，俄不見。僧曰：神仙耶，幻術耶。道人口占詩曰：非神亦非仙，非術亦非幻。天地有終窮，桑田幾遷變。身固非汝身，則亦何足戀。曷不從吾游，騎鯨騰汗漫。僧益驚疑，欲死之。道人曰：若惜此錢耶，吾今償若。取片紙投罐，祝曰：速推車出。良久不出，道人曰：非我自取不可。因跳入罐，寂然。僧擊碎罐，上有片紙，題一詩曰：尋真要識真，見真渾未悟。一笑再相逢，驅車束平路。僧悵然歸，次束平，忽見道人曰：吾俟若，欠錢之念已償，求道如此不可也。僧方悔謝已，遂不及矣。

詩眾：萬法總非真，一身皆是幻。功名似水泡，世事猶雲變。金玉豈常存，簪纓非久戀。几僧尚愛財，苦海增瀾漫。幻物迷且責，真宗昧不悟。不知明性天，只會用心路。

警妻道明第八十五化

梓潼妻道明，家富而善素女術。常蓄少女，選十分美麗豐肥元癍痕者，常不減十人之數。然好周急濟貧，多有陰驚。神清體健，面若桃花。或經月不食，年九十七，止如五十許。人尤好誇誕大言，對客會飲，或言素女送果，或言彭祖容成輩遺書，自以為真神仙也。一日帝君詭為乞人登門，妻不識之，叱使去。帝君以兩足於甌石上，遽成兩方竅，深可三寸。妻始異之，延置座右，曰：子非乞人也。出侍女歌《游仙歌》，命之酒，帝君口占《望江南》詞醉之曰：瑤池上，瑞霧藹群仙，素練金童鏘鳳版，青衣女子嘯鸞笙。身在大羅天，沉醉處，縹緲玉京山，唱徹步虛清燕罷，不知今夕是何年，海水又桑田。侍女進蜀牋請書，自紙尾倒書，徹紙首足不遺空隙。妻大驚，喜請問道要，曰：吾以口口相傳矣。妻請益，復曰：吾以口口相傳矣。俄登門外大梧樹杪不見。後數日，妻忽不快，吐膏液如銀者，數斗而卒。口口相傳之說，與夫石上兩方竅，皆呂字之寓也。

詞象：妻公秉熙壯實，賦性慈仁。惜乎心術不正，如言送酒送果遺書，皆著邪魔境。然多有陰德，故祖師警救之。哀哉道明不明，清高士志，道體真仙

，養浩虛中吹玉笛，凝神真樂吸瓊笙。清淨瑩心，大離慾海，放倒我人山。玄素探陰魔畜道，婁公邪衛執為玄，休效損丹田。

青城鶴會第八十六化

紹興末，帝君赴青城山鶴會，憩一賣餅家。人亦不識，醉吐餛飩盆中。主人不動心，但聞吐盆異香滿室，人頗異之。洞賓濃墨，大書詩一章于門之大木上曰：但患去針心，真銅水換金。鬢邊元白髮，駛馬去難尋。後題：呂洞賓來四字。筆勢道勁，光彩殊常，觀者雲集。或取刀削之，已深透木背，墨跡轉鮮。時士人關雲祥者見之，即會其像，乃一清瘦道士也。是後其家油餅大會。

詩眾：青城鶴會度金針，吐出肝腸遍地金。肉眼凡夫何不悟，曰雲飄杳莫能尋。

度曹三香第八十七化

安豐縣娼曹三香，染惡疾。為邸舍往來客，帝君詭為寒士托宿。僕以其藍縷拒之，三香曰：吾既立此門戶，垢爭何擇焉。遂延入，殊禮待之。居元何，曹疾作，神吟良苦。帝君以筋緘其股，曰：回心回心。時門外一皂角樹久槁死，帝君投以藥，翌日樹即再生，枝葉蕃茂。曹始悟真為神仙，而兩回心者呂也。即毀眼去粉黛，棄家遠遊，仍為呂真人祠奉祀焉。紹興末，曹忽還鄉，顏狀秀異，人元識者。奈自言本末，復去不知所終。

詩眾：人人皆可證為仙，纔肯回心便有緣。為感三香善陰德，淤泥一舉上青天。

寶輪現像第八十八化

紹興中，縣官胡真喜道術。建大齋于京城寶錄宮，方士大集，用技能者。帝君詭姓氏寓焉，自贊其能異眾。取藥少許置諸掌，吹數過，俄紅暈四溢成寶輪，相現洞賓兩字。眾大愕覓之不見矣。

詩象：天道能然匪技能，纔云法衍眼昏。普。寶輪中顯天真性，默得圓明證上乘。

藥救傳道人第八十九化

江陵傳道人性純善，平日敬事洞賓像甚切。乾道中正旦，獨坐鋪中，俄一客方巾布袍入，共語良久，起曰：吾有百錢，能隨我酒肆中飲一杯乎。傳從之，自是旬日，一來或留飲，或與之飲。時目昏多淚，客教服生熟地黃，切焙，取川椒去枝，目及閉口者，微炒三物，等分。末之鍊蜜為丸，空心米湯，服五十丸。傳如法服之，夜能視物。後忽見一真像，與客貌類，所遇洞賓像一石。

詩象：共飲時來已見心，豁開道性便圓明。傳公想你福緣淺，且救昏蒙肉眼睛

長溪覓齋第九十化

福州長溪縣，老嫗開飯肆，常齋僧道過往者。乾道中，有道人來化齋，老嫗喜迎。待問姓名，不答。食畢，以火柴頭書壁，作呂洞賓來四字；光艷奇偉。自此，飯店中人食眾。太守聞之，騎馬往觀，則字已銷沒，元復餘邊。太守自歎而回，信神筆也。

詩眾：閑戲長溪化一齋，飯婆善待問元來。壁書直指人明道，太守不知空自凱。

警趙兵馬第九十一化

潭州兵馬都監趙不問，淳熙九年，四月十四日作鶴會。一道人不知所從來，攝衣齋所，不與人揖，徑入堂房內不見。但於几上得一幅紙，書絕句云：由這回相見不無緣，滿院風光小洞天。一劍當空又飛去，洞庭驚起老龍眠。末書云：谷客書。

詩眾：各職慈仁結道緣，仙真感得降人天。攝衣不揖真消息，悟得身眠神不眠。

邵州索飲第九十二化

邵州城外有老嫗開酒肆，每早晨供呂真人酒三杯，至誠切切。一日有呂道人索飲，偶元酒，嫗以所餘濁酒一升與之。道人問價，嫗曰：每升錢二十。道人以指點酒，書二十字于門外一紫石，及銅錢二文，忽然隱去。徐視之，則字邊與錢，下透石底幾尺餘。自是觀者如堵，酒肆大售。老嫗年九十坐化，後人因其居建康仙堂云。

詩象：清晨酌酒供真仙，酒禮雖輕意不輕。二十二文俄透石，化人心善樂長生。

救劉氏病第九十三化

越州貧民劉氏，一病跛艱于行，幾二十年。每日灶香，禱天乞已此疾，虔誠備至。一日有道人，手梅鐵瓢謁劉曰：子疾易愈，可隨我行。劉隨之二里許，指地下曰：此下深三尺餘，有五色石。試掘之，果得石，大如彈丸，五色殊常。道人曰：子可持歸，暴露九日，細末以木瓜皮煎湯，服盡。即愈，可來城東駐雲庵東廊第三間左壁再相會云。劉如其言，服盡果然輕便，若素元疾者。即往庵中左右壁，尋之元人，但有洞賓像攬鐵瓢。

詩象：身貧病楚正心堅，誠禱高穹二十年。假像寓言慈憫救，脫然病愈步輕便。

覺章太守第九十四化

潭州益陽縣楚興寺東有來真堂，乾道中帝君曾遊，題詩壁間，有布袍拂出，秋九月有章調敬愛不已。淳熙中，章綢守岳陽，命工整治洞賓塑像。夜洞賓

稱謝，且請曰：子藏《五金丹三成法》書有年，可傳揚後世，俾眾見之大道，不為一人私也。既覺遂繡梓于郡齋，廣其傳焉。其三成法書自序曰：岔幼習儒教，長好玄門。志慕清虛，心游雲水。尋師訪友，往來不憚於驅馳。切問近思，終始不生於懈怠。陰陽升降，取法於二儀。性命根基，歸元於一黑。元形元相，來時只一婦一夫。有姓有名，去後存三男三女。九重臺畔，金童採得黃芽。十二樓前，玉女收成白雪。水中起火，當分八卦之才。陰內鍊陽，自別九州之黑。三花和會，化火光直上昏衢。千日功成，膠鸞鶴元遊海島。天機深遠，不敢輕言。道要玄微，難於直述。今以平日見功之法，尊師已驗之符，集成口訣一十八道，密示後學。凡金丹小成七訣：天童不老一，聚火煮海二，匹配陰陽三，聚火還元四，散火鍊形五，龍虎金丹六，周天火候七。金丹中成六訣：河車肘後一，肘後飛金精二，玉液還丹三，玉液鍊形四，金液還丹五，金液鍊形六。金丹大成五訣：集神朝元一，鍊黑成形二，體同太虛三，出有入無四，形神超脫五。其書合三千言，每訣四句，每句四字。以明白之言，發杳冥元精先天至神。以此推之，與傳道集靈寶畢法相去遠矣。

詩象：頓漸三成非易難，高明虛己返心觀。靈泉化質丹臺瑩，慧火鍊形慾海乾。息念凝神全法像，鍊精化黑駐童顏。形神俱妙超生滅，游泳先天不等閑。

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卷之六竟

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卷之七

玄門苗善時校正編次詩象

度開先僧第九十五化

廬山開先寺僧法珍，坐禪二十年，頗有戒行。一日入定坐，見一道人來謁，問曰：師謂道惟坐可了乎。珍曰：然。道人曰：佛戒貪慎癡婬殺，為甚方其坐時，自謂元此心矣。及其。遇境遇物不能自克。則此四種心紛飛莫禦，道豈專在坐。因與珍歷僧堂，見一僧方睡酣，謂珍曰：吾偕子少坐于此，試觀此僧。良久，見睡僧頂門出一小赤蛇，長五寸餘。緣床左足至地，過涕唾食之，復循溺器飲而去。乃出軒外，渡小溝，繞花臺，若駐翫狀。復渡，道人以一桶水傾漫小溝，以溢而退。道人當其來徑，以小刃插地迎之，蛇見畏縮，尋側徑至床右足，循僧頂門而入。僧睡驚覺，問訊道人及珍，曰：吾適一夢，與二子言之。初夢從左門出，二逢齋供甚精，食之，又逢美酒飲之。因渡門外小江，逢美女數十，恣觀之。復渡一小江，水驟漲不能往。遂回逢一賊，欲見殺，走從捷徑，至右門而入，遂覺。道人與珍大笑而去，謂彼足為門，以涕唾溺為供醢，以溝為江，以花木為美女，以刃為賊人，其夢寐幻妄如此。珍曰：蛇者，何。道人曰：此僧性毒多瞋，薰染變色，已成蛇相。他日瞑目，即生于蛇中矣。

，可不懼哉。吾呂公也，見子精忱可以學道，故來教子。僧遂禮敬求點化，後隨之而往，而莫知所終。

詩象：珍僧德行異常人，我祖垂慈救出塵。道種昏蒙因愛慾，佛心迷昧為食嶼。四端泯絕明元主，一性圓純見本真。警策睡僧方了悟，同師天外樂長春。

遊沈家園第九十六化

湖州沈惟心，慈善多陰德，其家園最勝。慶元中，有一客青布袍巾，徑入游骹，形狀頗異。守園者急白主人，尋伺已不復見，但於後亭壁上見一詩章曰：萬里來遊蜀道長，杖華閑骹百花莊。誰家鸚犬千家市，中有神仙一島藏。乳燕鳴鳩春自在，落花飛絮水微茫。主人了卻明寧事，向此重開綠野堂。末云：向道人作。或謂向者，回字之轉，必洞賓也。

詩象：誠信壺中日月長，水山景物隱仙莊。比如世上險中顯，好向雲根深處藏。厚實和同方士樂，虛華機點俗夫茫。沈園秀麗皆几景，何若京山白玉堂。

度楊太明第九十七化

南康楊太明，事親孝，親喪已廬墓三年，然後歸。方廬時，七月七日，帝君來謁曰：子八月有厄，服吾藥則元腰間出一小壺，取藥投太明，吞，已而搯極上布袍，曰：能與我乎。太明唯唯，帝君納諸壺中，太明滋惑，帝君笑曰：吾何是哉，姑試子耳。復探諸壺還之。俄取杯水投之藥，以手撓之，頃之藥聚如彈丸，光彩奪目，謂太明曰：願餌之乎。太明答曰：稍遲。帝君即自餌之，徐曰：擬議即非也，子居此良苦，亦思所以給朝夕否，吾有以遺子。乃取土一塊，噓之成紫金。太明謂以利話我，卻不受。帝君蹴金成石。太明曰：諸公皆有詩遺我，道人能之乎。帝君應聲援禿筆，拂地三四，濡杯水大書其壁曰：楊君真確士，孝行洞穹壤。皇天憐其難，七夕遺追往。邊巡藥頑石，遺子另續享。子既不我受，吾亦不知強。風埃難少留，願子志勿爽。會當首鼠紀，青雲看反掌。末書回客贈，即辭去。其字初若暗昧不可識，已而色渥如赭，入壁數分。至子年正月，真人來與之偕往焉。

詩象：明通道一源，迷昧中霄壤。天地惟降升，烏兔自來往，清虛世鮮明，富貴人爭享。仙祖苦提撕，太明誠勉強。心空性眼明，息熙神清爽。不悟若隔山，了明如視掌。

度喬二郎第九十八化

京師喬公二郎，家富豪好禮，英勇碼謙，和順同人，仁慈利物。施棺木埋葬孤貧，設粥飲接濟餓俘。常齋道敬真仙，是以得感祖師會遇。自相見以來，求錢物以濟人，或索酒飲至大醉，喬欣然取與，並元怪吝。時以狂放語言逆

觸，如此往來一年有餘，喬公並不動心。故祖師力救入道修真，臨辭贈一長篇云：與君相見皇都裏，陶陶動便經年醉。醉中往往愛藏真，亦不為名並為利。勸君休戀浮華榮，直須奔走姻霞程。姻霞欲去如何去，先須肘後飛金晶。金晶飛到上宮裏，上宮下宮通光明。當時玉露涓涓生，奔到元海如雷聲。從此夫妻相際會，歡娛踴躍情元外。水火都來兩半間，卦復翻成地天泰。一浮一沉陽鍊陰，陰盡方知此理深。到底根元是何物，分明只是水中金。喬公喬公急下手，莫逐烏飛兼兔走。如何修鍊作真人，塵世浮生終不久。人道長生那得來，自古至今有有有。

象和：超出乾坤奚表裏，醺醺默默常如醉。和光混世了神功，弘道度人多美利。寵辱‘不驚誰顯榮，逍遙遊戲恣鵬程。萬綠灑落清冰室，一點圓明瑩水晶。靜鼓瑤琴清浩熙，閑攜玉塵震希聲。樞機圓活風雲會，撥轉玄關元極外。清肅玄風萬籟澄，沖融元黑陽和泰。坎內真陽離內陰，坎離既濟密幽深。霎時妙合中宮混，純一乾陽體健金。擊碎虛空不用手，沒腳童兒善飛走。金童罔象撥玄珠，慧命壽同天地久。有人或問此天機，向道真元中妙有。

正君心非第九十九化

徽宗政和二年駕幸寶錄宮，設供齋畢，上問道眾：能有異術否，能化汞為銀否。眾元答，最下有一道人越次而出：化汞為銀，猶有所因不足論，貧道專以土為之。上駭異，即命為之。遂以泥和，作銀錠入爐，用火鍛之，須臾霞光四出，遂成真銀。道人曰：尚欠光澤，容貧道歸邸取藥。既去，久不至。上令近侍催促宣召，已不知所向。上命開爐，取出得花銀一錠，上有絕句

詩一首，若模鑄成。其詩曰：世上紛紛鍊汞銀，大都宜假不宜真。太平宰相張天覺，四海閑人呂洞賓。上及官道眾駭愕，懊恨不識真仙。次日，上命再設齋醮謝。

詩眾：吁嗟嗜利問燒銀，邪見昏心喪本真。深警太平無宰相，蒙塵宜住作朝賓。

度黃先生一百化

帝君遊梧桐山，見黃一中棄儒入道，篤志皈真，建庵接待四方雲遊道友，數年未嘗少息。一日帝君求掛搭，黃見非常，每日敬待之。帝君亦逆意試其心，黃愈加誠謹，始得受密印。黃自此大洞徹明，臨別告求法語，于是贈一長篇：吾有玄中極玄語，周遊八極元處吐。雲轎飄從到定陽，一見君子在玄浦。知君本是孤雲客，擬話希夷生恍惚。元為大道本根源，要君親見求真物。其中有一分三五，本自元名號丹母。寒泉歷歷黑綿綿，上透崑崙還紫府。浮沉升降入中宮，四象五行齊見土。驅青龍，擒白虎，起祥雲，下甘露。鉛凝真汞結丹砂，一派火輪真為主。既修真，須堅確，能轉乾坤泛海嶽。運行天地莫能知

，變化鬼神應不覺。千朝鍊就紫金身，乃致全真歸返朴。黃秀才，黃秀才，既修真，須早早，人問萬事何時了，貪名貪利愛金多，為他財色身衰老。我今勸子心悲切，君自思今生猛裂。莫教大限到身來，又是隨流入生滅。末書云：昌虛中留此片言，用表其意，他日相逢，必與汝訣。莫退初心，善養善養。後三年，黃偕隱去。

詩和象：假象強名留妙語，慈雲法雨如龍吐。道風鼓舞肅靈臺，寶鑑圓明輝藥浦。昌字虛中字谷客，無方神化恍兮惚。教人養性了真心，直指虛空忘幻物。精神魂魄意為五，五者為子中為母。虛中五熙朝一靈，一靈密混潛玄府。性天朗朗即浮黎，靈地肅清真淨土。雲從龍，風從虎，誠感合兮全體露。豎指舒拳是識神，揚眉瞬目非真主。造玄門，志誠確，我祖九年潛華嶽。心元妄偽乃全真，性不偏邪惟正覺。一念虛寂復本然，機心泯沒全純朴。樂象先，須趁早，事休休，心了了。紫金闕內禮三清，白玉堂中侍九老。超萬法，離一切，慧劍光寒心次烈。神凝空碧樂元生，性體玉虛常不滅。

度王祖師一百一化

《重陽帝君本傳》，王其姓，初名中孚，字允卿，咸陽大魏村人。母懷二十四月餘，生而聰敏。及長，儀觀魁偉，廣頤巨目，髯鬚長美。志操清高，不拘小節，文武皆備。天春初，試武略，中舉，易名世雄，字得威。好布施，利物濟人，多有陰德。嘗歎曰：孔子四十不惑，孟子四十不動心，吾年已過，猶碌碌世間，不亦愚乎。一日師飲于甘河鎮酒肆中，忽有二人形質面貌一般，各披氈衫而坐笑視。師驚異之，二仙遂去，師亦隨其後。至止處，便作禮懇告求點化，二人徐言：此子可教。遂以性點省，師頓然開悟。二仙再囑云：此心明性著之妙，末後大事，待汝塵累冰釋，業緣鎔化，吾以汝師分付，師即海蟾，更名嘉，字智明。自此狂縱，人以為害風目之師，受之亦自以為名。詳二仙，即兩口呂仙也。

祕授重陽第一百二化

重陽帝君自甘河鎮得點化之後，佯狂自樂，不以萬事干心，遂斷緣釋累，去俗離塵一年有餘。忽有二仙，青巾布袍，各懸二袋，倒插一扇。師瞥見，認是前披氈衫先生，便拜呼師父，相邀入酒館中。酒闌，請問姓名，俱不答。後辭去，指海蟾劉仙舫，此汝師也。重陽敬禮，遂傳密印真空慧命之旨，及授祕訣五篇，囑曰：汝熟了焚之，吾乃正陽師父之弟子純陽子是也。遂拄杖與海蟾，乘風而登雲漢矣。

警鍾仲山第一百三化

長沙鍾仲山，嘉定己巳自金陵罷官歸。舟次巴陵南津哺時，俄睹一舟過焉。舟中一黃襖翁，風貌奇應，凝然佇立，熟視仲山良久。仲山窺其篷中元他物

，惟船頭有黑瓶罐十枚，篷前兩青衣童子，參差立。仲山意其必徑渡，既而僅行二丈許即回棹，而黃襖訪已復端坐篷後矣。二舟相幫行約一二里，再熟視仲山良久，俄失船所在。仲山始謂為巨商，不與之語，至是恍然驚訝，知其為異人也。翌日往呂仙亭禮拜真像，果儼然衣黃衣，亦有兩童衣青衣侍側，其貌皆與昨日所見者肖也。仲山自恨凡目不識神仙，感歎元已。周星作水調歌頭詞，有更南津港再遇呂爺船之句。次年下世，仲山之孫景瞻嘗出其祖所繪黃襖筑真示人，誠以清峻絕俗云。

遊寒山寺第一百四化

帝君遊寒山寺，在蘇州問門外五里就歇。一夜風大作，本寺塔鈴叮噹聒耳，次日不止。早本寺長老待茶，問姓，曰：姓呂。坐問，因言一夜風吹鐸鈴聒惱人，長老戲曰：爾是呂先生，何不禁其鈴休響。帝君笑，遂吹黑禁之，隨果木響。僧驚訝仰觀，遂隱去。長老方省真呂先生也。後僧取下舊鈴換上新鈴，至今亦不響。

儀真繪像第一百五化

真州天慶觀先知觀，常奉純陽真君。一日發心核塑供養，胎骨木植，及泥作下，匠者失期不至。二忽一秀才投宿，知觀正怒，秀才問其事，勸曰：小生善塑，休動心，來日小生結緣塑了。知觀喜待，至夜已醉安歇。至來日，方丈請早齋，覓之已去。知觀正嗟歎，兩三道眾來言，昨夜廊下祠堂內，誰塑一呂真人像。知觀驚觀之，果然其像，清奇神彩，收一足端坐。眾皆喜慶，謝齋謝之。凡有祈禱，元不感應。後三遭回祿，其像獨存。見碑記事實于觀。

度關真人第一百六化

四明關真人，本貧家女，自幼有出塵志。年十六，父母將許嫁，關不悅，走入深山不歸。飢甚，拾橡栗而食。忽有一老翁，鬚眉垂地，眼碧有光，指關腹一畫曰：吾已與汝斬赤龍矣，自是可入道。關拜問道，翁密授玄旨，關謝曰：然則般糧之累不息，道奚可代。老訪曰：此易耳。袖中出一橡子，大如彈丸，光彩絢爛，曰：食此，即不飢。關食之，移時方盡，俄不見。既歸，即不喜烟火，食惟啖果飲水，元復天癸，動履若神，父母不復強之嫁。淳祐中召至闕庭，謝后愛之，度為道士，錫號真人。當奉敕代太后降香至天師龍虎山壇所，一羽流見之，謂人曰：肌膚纖間麗，眉目如刻畫，宛然天女，神黑澹然，清雅非凡。關作《女仙傳》七卷，自言遇老翁即洞賓真仙云。

丹度莫敵第一百七化

楊州老兵官莫敵，自解名籍。家居奉道多化人，積善消愆，常齋道友濟貧苦。一日有道人遇之，問曰：汝所學，何道耶。莫曰：吾平生懺悔，殺人罪耳，安敢望道耶。吾束髮從軍，大小百戰，殺千百人，今年七十三矣。老來頗以

為恨，時見冤魂。道人曰：死生一揆，罪福本空。心以為罪，則罪狀自見。心以為無罪，則惡相皆無。冤家形影，皆自心生，非實有也。古人為太善大惡，極處一念，迴機其力甚大。乃引莫臨水次，果見百餘人，血身淋漓來莫左右，莫驚泣哀求。道人一喝，其冤魂皆散去。遂以丹三粒與之，曰：服三粒則成天仙，二粒則成地仙，一粒則為地下主者。莫置丹掌上，一粒升空，一粒墜地，一粒則服之。道人曰：分止此耳。莫拜問姓名，乃以指畫空，作呂字，遽別去。莫自是絕烟火食，知人休咎。年百三歲，端坐而逝焉。

度張和尚第一百八化

衡山僧智玄，張其姓也。一日遊衡山紫蓋峰修真院，遇帝君共語，機鋒敏絕契合。帝君曰：華嚴經釋迦佛與多寶佛入塔融會，紫金榻上不分左右，說何事。僧元答，遂作禮問，答曰：此佛祖正法，眼藏真相，空實教外，心傳之妙。二佛融會，性命雙融也。不分左右，體一太虛也。汝執一邊，以見性，為能了，何其偏乎。僧再拜，求點化。遂授密旨，僧曰：不遇真師，幾乎誤此生。帝君點化首遂贈詩云：得道純陽亡百秋，五湖四海任風流。此身已出三千界，【】日須遊數十州。醉倒清風明月夜，踏翻紅寥白蘋洲。禪門袖子休相笑，我在華嚴最上頭。僧謝，出門乘雲而去。

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卷之七竟